人生必讀書

御

卷六七八

LIBRARY
JUN 14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人生必讀書卷之六

漵水唐彪翼修先生著輯

言語部

言語上

總論　彪曰人皆知言之當愼而人竟不能愼者以愼之極其難也當其欲禁閉之不使出諸口也其不自得之狀似有痛癢之不堪耐者焉其不期出而自出也若有鬼神爲之傳送焉故有一事也或愼之於平日而忽盡傾於興至之時者有之或愼於平和之際而忽盡發於忿怒之時者有之或愼之於未醉之前而忽盡吐於酒酣之後者有之或愼於兄弟親戚之間而忽敗露於親密之

人者有之每見人以機密之言露之於人乃慮其爲人傳說因丁寧反覆戒其勿傳何其愚也夫已不能密藏而反欲人之勿傳也有是理哉君子於此必致根本之功焉心欲其常存量欲其廣大量宏則能容人之是非而不形諸口心存則知行事之難易而不敢盡其詞更於將言之際致其嚴謹矯制之功如有雌黃臧否之言來於舌際則當念出爾反爾禍福之來甚可畏也有淫褻戲侮之言來於舌際則當念天地神明式臨鑒察甚可懼也有殘忍刻薄之言來於齒側則當念大造好生民命所關非細事也有黷貨計利之言來於口頰則當念利爲義賊害即因之不可忽也如是則未言之時心有所主將言之際心有所制庶可免於言後之悔

也。

彪曰、吉人之辭寡。人惟自欺其心。而後多言。苟不自欺、則平常義理。有無限未能行處。有無限負慚愧處。大小禮儀。古今典。故不特多有未習。且千百中不能知其一二也。念及此。則閉口縮舌之不暇。安敢輕言妄論。人惟度量狹窄。而後多言。苟度量寬宏。則親朋皆當親愛。有過皆當原宥。安肯任意宣揚其失。故欲慎言。則必先戒其自欺。廣其度量。則言詞自寡。若徒於口舌制之。終無益也。

蔡虛齋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智謀者、必不多言。惟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耳。

彪曰、積怨之深。而致殺身。行事之戾。而致戮辱。二者苟非大無良。

亦不至此惟言語之際或過於直戇或喜爲譏刺或洩露機密或無意觸人忌諱而人恨之或背後談人過失而人怨之此五者亦無甚過惡往往有至殺身者故知言語取禍更有甚於行事也古人謂舌爲劍鋒口爲禍門誠非虛語謹之戒之

閒言觸人忌諱

彪曰對人無可說話愼勿强尋閒話來說本欲承迎意旨博人歡悅豈意觸人忌諱反見招尤

彪曰朝堂公所宴會酒筵衆人交集不可縱口評論人生負過者多或貪財而鄙或好色而淫或好爲僞言或縱酒無度或盜人美名或不孝不悌而有愧人倫或琴瑟不調而夫妻反目或身戴儒冠而文理不達或恃家勢而輕視鄉黨淩虐小民人旣衆多安得

免此我無心言論而適有其人在焉彼謂我有意譏之或當時發怒或懷恨終身若更與我素有嫌隙則其禍益烈故稠人廣衆中不可任意閒談也又史搢臣曰凡宴會之時賓客雜坐非論文談詩之地不可講說詩文自矜博雅大招妒忌

喜怒與醉失言甚多

彪曰人情盛喜時必率畧於約信輕易於許人後日不能踐言多至僨事為人輕鄙故喜極莫多言也盛怒時與人言語顏色必變詞氣必粗知我者謂我因怒而氣暴不知者謂我怒彼而發嗔啟人仇怨矣又人怒時一語不合即加遷怒甚且遷怒於毫無關涉之人故怒極莫多言也盛醉時心氣昏迷不辨是非利害舉生平最機密之事盡吐露於人醒時有茫然不

知者卽知而百計挽回終無濟也故醉極莫多言也

背地非議

彪曰面贊人之長人心雖喜未必深感惟背地而稱其長則感有不可勝言者此常情也面責人之短人雖不悅未必深恨惟背地而言其短則恨有不可勝言者此亦常情也夫人之與我苟無怨則何必背地短之若與我有怨則雖短之而人不信何也以其出於仇人之口也卽信矣不能代我而加之以禍則我雖短之無以快我心之怒而在彼聞之則益增其不可解之怨是背地短人愚者不爲曾謂智者而爲此乎若背地稱人正忠厚之事智者所不廢也

彪曰凡居官於朝身履危地不可議論朝廷得失及卿相過端居

於省會不可非議院司賢否居於州縣不可議論守令愆尤蓋以下議上律例謂之誹謗原有罪愆況當道有權有勢能降禍災我觸犯之烏能免於罪戾故孔子云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於君乎聖人之言宜時時心記也

老子云凡今之世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閎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

賀敦仕周爲宇文護所忌坐罪臨死謂其子若弼曰吾以舌死因引針刺弼舌出血戒以愼言後弼旣顯不能守父戒任性多言隋帝欲相高熲楊素弼語人曰二人惟堪啗飯語聞於帝帝惡之除爲民尋以私議朝政坐誅

彪曰、馬伏波戒其子云、吾欲汝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邵康節云、我聞稱人之善如佩蕙蘭聞言人之惡如負芒刺推二公之心他人之過不但不可出諸口且不得令入於耳也孔子稱大舜曰隱惡揚善自古聖賢未有不能容人過失者惟小人立心刻薄不知責已惟務責人所以專說人短惟小人量小不能容人稍有芥蔕便彰其失更爲已甚之詞然則喜說人過者直可謂之小人而已矣

敬軒曰、聖人度量宏廣故取人極寬如仲叔圉、祝鮀王孫賈、皆未必賢以其才可用猶取之後之君子好議論者於人小過必責備不已而置其美善此無他度量狹隘故責備人不已也

言貴色和詞婉

彪曰、骨肉親朋與我休戚相關苟有必當言之事安得不言不言而膜外視之大非仁人君子也但貴於出語從容委婉顏色愉愉令彼能諒我之情意斯善也若出言過於激直令彼難堪彼即不悅不聽矣又忌太盡太盡則煩數亦使人厭聽也

彪曰、吳明卿云言遜者非謂卑屈其言也特少置委曲於其間如夫子之對陽貨是矣是言遜者即婉言也人亦知婉言能動人乎古來豪傑如穎考叔狄梁公李鄴侯韓魏公當人主意極迯執之事皆能以委婉之言開啓其蒙敝能收大功乃知婉言之用甚妙也若使直言或反僨事也雖然言語亦有當直之時但貴審時度

勢因人而施耳。
先哲云、凡與人言色厲則取怨程明道云、大率言語須是含蓄。方有餘味。

言語下

直言有作用　彪曰、或問云直言、盡言、多招禍患是矣然或身居言路專司諫爭豈亦不當直言盡言歟曰非也言官所司惟在諫諍倘純用委曲以自保全使君德有闕不補政事有弊不言民生有若不逹聽國政之敗壞素餐尸位其過莫大豈可爲歟蓋愼言寡言者自有當然之理直言敢言者亦有宜然之理兩不相礙安可守此廢彼也

言貴審度情勢　彪曰、所貴於少言者非全不言也一在因人如鄉黨宗族偶有爭訟欲資輿論以彰公道我亦與焉若其中與事者多小人則以君子之正言安能敵衆小人之偏袒直言徒招衆

恨又無益於受屈之人惟隱默不言斯善術也又如郡邑有公衆大事欲資謀議於紳士雖當循理直言以寬民財民力然窺當事之意有成見且逢迎者多吾一人欲矯而反之必不聽從徒取上下之怨耳何若不言之善也至於出而仕也無論有言責與無言責欲有所言必當審時若時值昌明則內而朝廷外而天下興利除弊皆當直言面折廷諍無不可也苟際衰微奸臣擅柄政事日乖吾輕以直言觸犯其怒徒招罪譴無補於事不若隱默不言之爲愈也言之貴於斟酌者如此

不可與言者不必强言

彪曰孔子云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非止小人不當與言也卽中人與君子亦有不可與言之時不可

與言之事或其學問未到遽語之則茫然不知或其質性有偏所見有異語之則愈增其拘韓魏公知歐陽公以繫辭爲非孔子書又不悅文中子公私相會雖坐語終日數十年未嘗言及也魏公眞不失言也

吳明卿曰未可與言而驟語之必不相入邵康節教人必隨其才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

虛言最壞品行　彪曰先賢云半句虛言折盡平生之福釋氏云說謊爲第一罪過嘗見虛僞之人從幼稺時卽喜謊言及其長也隨念之所起造爲虛假之論空中樓閣雖無意害人而適逢其害者多矣安得非罪過之大乎尤可惡者其炫耀已之才能學行也

則增一爲十矜誇粉飾以爲人可欺也不知人皆厭聽也徒增己之醜耳所爲折盡平生之福者非此也耶

彪曰無良之人諸凡言語皆係脫空遇事必增減分數傳遞言語必輕重損益於其間久久人未有不知未有不爲人所輕薄者雖有誠實之言人亦不信矣其自害也不已甚乎

言防後患　先儒曰人情厚密時不可盡以秘密之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言得憑爲口實又或與人有隙亦不可以太甚之語加之最忌者揭其祖父之愆揚其閨閫之醜蓋一時怒氣所激惟恐其惡之不彰而不知彼之怨恨已深入於骨髓古云惡言加人甚於矛戟雖至子孫甚仇尚不能解也

有關係事不可輕洩　彪曰、韓非云事以密成語以洩敗宋眞宗得風疾事多決於皇后寇準以爲憂因密言於眞宗曰皇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傳以神器又言丁謂錢惟演乃佞人不可以輔少主眞宗是之已而寇準自洩其言丁謂聞之設奸計以誣陷準準竟以是罷相

曹操欲圖袁紹語洩之於元德元德密告於紹紹知操有圖己意乃多方設備操細思其故始悟元德洩言自咋其舌流血以戒不謹之過

京房、張博漏洩宮禁語張博坐腰斬京房坐棄市害何大也前車之去人當鑒之

言貴及時 彪曰、公明賈云、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此語最有味。凡尊長未與我言而我先自言不免唐突言雖是彼亦忽略不聽矣與人晉接其心思不在我而我强與之言言雖優未必信從詞少直則取厭矣過去之事得失已定言之無補追究其失便令厭聽矣。

勸化諫諍有法 彪曰、凡人有過若於多人之處諫之必不納從反激其怒惟於無人之處悅色和顏委婉開導之方能令其降心聽從也。

誇言取人輕笑 彪曰、凡人皆好矜誇但矜誇之見於事者十居三矜誇之見於言者十居七有才之人噴口而出不自知覺而他

人已從旁竊笑夫我德望本佳人已敬我若使出語矜誇反能取人輕賤者也洪景盧居翰院一日之間撰二十制誥語院吏曰蘇學士亦不過如此速也院吏曰昔嘗奉侍蘇學士其敏捷原不過如此但不必查檢書冊耳洪赧然愧悔嘗對客自言其過且曰言語之間必不可自矜也

史搢臣曰親友中有顯貴者對人頻言涉於誇矣每招人鄙誚也

戲言能招大患

彪曰戲謔之言出於貧賤人之口受者不過心懷忿忿甚或口角是非而已若富貴之人其招禍也必大蓋我貴矣我雖戲言之而彼慮我爲實語也必畏懼恐慄輕則多方防我重則先施毒手矣左傳載宋萬自魯歸宋宋公戲之曰始吾愛子

今子曾囚也吾不愛子矣萬懷怨遂弒宋公晉書載孝武帝躭於酒色張貴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之曰論汝之年當廢矣貴人怨乘帝醉臥貴人掌之以被而悶殺之遂以此殞其身戲言之禍何其大哉

〔不可出位多言〕 虎曰不應我言而出位多言大能取禍古來忠臣義士在位直言敢諫或犯君怒或觸權奸雖干罪戾亦不甚烈惟出位言事先坐有罪之條安能免禍每至喪身亡家者有之觀此凡為士庶者安可出位言事

〔有關係語須防竊聽〕 虎曰關係之事與人議論僕從在旁必宜屏去忽略不防彼記於心多為後日之大患也又機密之事與人

商議必宜低聲密語若不小心而高聲大言偏有人在隔牆有人在窓外我所言事彼已悉知因而漏洩害莫大焉古人云隔牆須有耳窓外豈無人安可不謹之又謹也

傳聞不可附和增加

彪曰世人雌黃臧否之言多得於傳聞或係於臆度或係因怨生誣百無一實豈可輕信故須詳加審察不可附和故孔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嗚呼他人無過我輕聽人言而誣之使其受惡此與酷吏之妄加刑罰入人罪者無異矣冤業安可免哉

彪曰人之過端得於傳聞者十有九僞傳說且不可安可故意快我談鋒增加分數將一二分者增爲四五分使其人小過成大負

玷終身他日與人有訟人卽據傳聞爲口實或官府聞之令其受殃是我害之罪莫重焉故傳聞人過增加分數關係己之陰隲尤大也

新聞不可傳說　彪曰無良之人捕風捉影起造僞言倘驟聞而信之爲之傳播久而知其不實人疑爲我造也萬一有能文之人亦輕信不察從而筆之於書傳於後世至今是非失實則我傳言之罪莫大矣

評人論事不可輕易　先哲云局外而訾人短長吹毛索垢不留些子餘地試以己當其局未必能及其萬一敬軒曰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

昔人云人之是非臧否有一時不定而定於數十年之後有當世不明而明於數百載之下者君子甚勿輕議人也

讒言害人適以自害　彪曰小人立心狠毒度量淺狹與人有怨卽以讒言中之我心雖快矣其如鬼神不悅何古人云勸君莫要使暗箭射人至死無人見誰知鬼神代不平偏向空中還重箭嗚呼念及此則人當度量寬宏不可輕以讒言害人也　彪曰心懷妬忌造謗以壞人之品望不知鬼神已洞悉其情形每加報應受謗者每使人爲之代白造謗者每使以閒事受惡名也

污人之言最損陰隲　先儒曰凡一事而關人終身縱實見實聞不可著口凡一語而傷我長厚雖閒談酒謔愼勿形言

傳獻簡公曰以閨閫之醜加於人最關陰隲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宗族親戚朋友之間難使面目每見有人言之鑿鑿如曾目覩其事此其心殘忍之至豈不招譴乎

邪書必當禁止

搢臣曰造作歌謠及戲文小說之類啓發邪淫敗壞風俗此大傷陰隲鬼神所不容者也又曰今之小說多將男女穢跡數爲才子佳人以淫奔無恥爲逸韻以私情苟合爲風流雲期而約摹寫鼎肖使閱者卽老成歷練猶或爲之搖惑至於無識少年內無主宰未有不意蕩心迷神魂顛倒在作者本屬假設之言看者遂認爲實有其事遂以鑽穴踰牆爲美舉以六禮父命爲餘文因而傷風敗俗者有之犯法滅倫者有之以致大行有虧

天神交譴。一失足而終身莫贖者。吾願主持風化君子。於淫詞小說嚴請禁毀。毋許坊賈刊刻。每歲取具遵依。是亦聖世之優政也。

口孽之報　祝期生、爲人儇薄。好爲譏刺。鄰里鄉黨。皆有品評。無能免者。更好唆弄是非。人皆畏之。晚年病口瘡。每發必刺血數升而後已。復作復刺。竟至舌枯而死。

張獻若稟性惡。每乘親戚朋友嫌隙。從中播弄是非。令其成訟。因而取利。親族有不曲意奉承者。卽媒孽其過。正德己卯。行過南教場。一石彈正中其額。還家流血斗餘。舌出數寸而死。

附錄　凡作格言莊論。原以勸人爲善。人雖未因其勸而改絃易轍。卽化爲善。善念未必不動。作者之心血不致空費。若作淫詞艷

曲雖以戒人爲惡人乃忽視其戒痴心想慕將效爲惡惡事未必即行而作者之造孽實多 顧體集

攻人之惡勿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毋過高要使其可從 同上

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尚與古樂相似韶之九成便是舜之一本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一本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其盡善盡美與盡善未盡美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詞調於民俗風化絕無干涉何以能化民善俗返樸還醇惟取今之戲本將妖淫詞調刪去只取忠臣孝子故事扮演出來使愚俗人人易曉無意中感發他良知起來却於風化大有益也 王陽明傳習錄 先生諱守仁浙江餘姚人明宏治進士官至四省總制封新建伯謚文成崇祀廟庭

梨園唱劇至今日而濫觴極矣。然而敬神宴客，世俗似不能廢。但其中所演傳奇，有邪正之不同，主持世道者，宜從此設法立教，雖無益之事，未必非轉移風俗之一機也。先輩陶石梁曰：今之院本，卽古之樂章也。每演戲時，見有孝子悌弟、忠臣義士，激烈悲苦，流離患難，雖婦人牧豎，往往涕泗橫流，不能自已，旁觀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動人最懇切、最神速，較之老生擁皐比講經義，老衲登上座說佛法，功効百倍。至於渡蟻、還帶等劇，更能使人知因果報應，秋毫不爽，殺盜邪妄，不覺自化，而好生樂善之念，油然生矣。此則雖戲而有益者也。近時所撰院本，多是男女私媟之事，深可痛恨。而世人喜為搬演，聚父子兄弟，并帷其婦人而觀之，見其淫詼褻

穢備極醜態恬不知愧曾不思男女之慾如水之浸灌卽日事防閑猶恐有瀆倫犯義之事而況乎宣淫以導之試思此時觀者其心皆作何狀不獨少年不檢之人情意飛蕩卽生平禮義自持者到此亦不覺津津有動稍不自制便入禽獸之門可不深戒哉人譜類記一則與先生之意發明明均爲近世良藥故附錄於此至於演戲不以邪淫爲戒偏以悲楚爲嫌則其惑又甚矣。五種遺規

呂純陽戒口孽文

嗚呼口舌之禍大矣哉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有數語而犯鬼神之怒有片詞而折平生之福或揚人之過或揭人之私或形人之短或妒人之才而損其聲譽或嫉人之能而敗其成功或忌人之富而唆其訐訟或間人父子而使天性有戾或離人夫婦而使情

愛相乖。或疎人朋友。而使交誼不篤。或端士而謗之曰、邪。或善人而毀之曰惡。或貞女而汚之曰淫。或令同室持戈。或令連枝挾刀。或令相知按劍。或令骨肉操刀。或令孝義難明。而刎頸。或令節烈不白而投繯。或令忠直見斥而飲恨。或可信者而使之疑。或可讓者而使之爭。或可生者而使之死。或不能排難而益難。或不能解紛而加紛。或不能釋怨而增怨。凡此或出之無心。或蓄之有意。遑貝錦鼓簧之舌。讒夫佞子拔舌之罪。上有天刑。下有地獄。愚者笑爲冥漠之空談。智者畏爲報應之實理。嗚呼、口舌之禍、大矣哉。至於詭詞諂語。儇利尖酸。不過謂口頭遊戲。無關大過。或至戲及父母。詭及妻孥。忘尊卑之序。失交遊之體。便於人倫有害。天和有傷

鬼神怒之祿算減之而況因謔而怒怒而鬩鬩而成終身之大隙者不少也安可不戒哉吾願世之人戒讒言以寡孽戒邪言以正心戒譏言以遠怨戒忿言以釋仇戒狂言以避禍戒傲言以近情戒謔言以消隙三緘其口一卷其舌可以隱不可以言福由斯集祿由斯厚壽由斯長吾敬之曰吉人之辭寡

人生必讀書卷之七

穀水唐彪翼修先生著輯

智慧部

燭理

【卓見】彪曰凡人立身涉世見識貴乎廣大不可狹小請以香譬之如麝臍之竇龍腦之清栴檀之馥排草之幽奇楠之細廣陵之濁皆不相同然而各有所取也若必欲執一律以去之取之則宇宙間之氣息微矣又以色譬之如牡丹之富海棠之嬌芍藥之華碧桃之冶寒梅之瘦秋菊之貞皆不相同然而各有可愛也若必欲執一律以去之取之則宇宙間之色澤減矣學人之造詣亦猶

是也凡一派相傳者後日之成就皆不相同如顏子之頴悟曾子之篤誠子思之擇執孟子之集義雖成就不同也未嘗不皆大賢也故人貴有圓通廣大之識豈可執一己之得力謂人不及我哉

彪曰凡最有學識大儒亦不能無偏余生平請教賢豪甚多內更有出類拔萃宇宙景仰者二人聆其所言亦多不合一言古文宜讀秦漢唐宋不足觀也一言宜主唐宋略參乎漢若周秦竟不必讀矣一言詩必宗唐更當上法漢魏一言詩宜學宋兼及唐至其生平所宗主之學術則益不合此二人者其文章才技超越一世胸中所記憶之書百千萬卷然據其所言則不能無偏矣余因此而有悟焉四書五經亦偶有一偏之語而況於後人之主見乎故

學者不可偏信一書之言不可偏主一人之說孔子稱舜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惟多閱書多請教於有學合其偏而取中焉庶幾得取善之益矣

彪曰有識者當曠觀千古毋狃於一時之是非也須效法天地景仰孔顏毋狥後賢之偏見彼此分門戶互相攻擊也

先哲云行路以大道爲迂別尋捷徑或多荊秦或遇坑坎至逢岐途不知所向躭悞日時而循由大道者反行在前故務小功者多大拙好小利者多大害是以君子貴有遠大之識也

麟趾曰嘉靖間杭州戒壇燬語監司重建因召郡縣勸募一湖州富民名汝輝者入見請問幾何方伯曰須得銀萬兩方足汝輝曰

願一力當之憲長楊繼宗曰恐汝力不及此汝輝曰民有一子不肖身後之物必爲他人所取何如成就務事兩司皆稱美既而汝輝以木匣裝金干錠入獻兩司特爲設宴復以彩帳親送之曰富民若汝輝可謂所見大矣

明燈墩好客有愛姬蘇氏善持家一日宴客失金杯諸侯嘖嘖四覓蘇氏誑之曰金杯已收在內不須尋矣客去對墩言曰金杯既失尋亦無益公平日好客任俠豈可以一杯故令名流不悅乎墩善其言大喜

智囊云憲宗御文華殿召劉大夏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確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以揭帖密進大

夏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爲監戒上曰卿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是以前代斜封墨勅之類也陛下所行當遠法帝王近法祖宗公是公非與衆共之外付之府部內諮之閣臣可也如用揭帖因循日久視爲常規萬一匪人冒居要職亦以此行之害可勝言此甚非所以爲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久之

智囊云天順中朝廷好寶玩中貴言宣德中嘗遣太監王三保使西洋獲奇珍無算帝乃命中貴至兵部查王三保至西洋水程時劉大夏爲郎尙書項忠令都吏簡故牒劉前此預先簡得匿之都吏簡不得復令他令簡項詰都吏曰署中牘焉得失劉微笑曰昔

下西洋費錢穀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一時弊政牘即存尚宜毀之以拔其根猶追究其有無耶項竦然再揖而謝指其位曰公達國體此座不久屬公矣

李彥和見聞雜記云言官論刻大臣欲其去職必須詳加審察灼見有人賢於現任者可代其職劾而去之始有益於國家方是忠於進言若只做得一篇好諫章打出自己一直名不能為國進一賢臣不知謹愼緩圖之為愈也

秦王從榮性輕佻喜儒學多招致後生浮薄之徒賦詩飲酒一日明宗問之曰爾軍政之餘所習何事對曰暇則讀書與諸儒賦詩談道明宗曰吾每見先帝好作詩歌甚無謂汝將家子文藝非所

素習詩詞必不能工輕爲傳播徒作笑柄吾老矣於經義雖未曉然尚喜聞之餘不足學也從榮不聽卒至正事廢弛無所成就

智囊云開慶時私釀之禁甚嚴胡霆桂爲鉛山主簿時有婦訴其姑私釀者（昔日釀酒皆有酒稅）霆桂詰之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責以私釀律笞之政化遂行縣大治晏元獻公罷相守洛兼司關稅有一舉子行囊中有失稅之物爲僕所告公曰舉人應舉孰無所攜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胡可長也但令舉子償稅而治其奴之罪焉

李孝壽爲開封尹有舉子爲僕所凌忿甚具狀欲呈府友人苦勸乃釋舉子效府尹戲書其狀後云不須詳訊決杖二十僕持狀詣

府告其主倣尹書判語私用刑孝壽喚舉子至詳詢本末孝壽笑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釋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人不稱快者

䜿䣨　智囊云憲宗嘉崔羣讜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有列羣名於疏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爲故事必如是後來或有阿媚之人得寵倖奏事亦必連名而進則下位直言無自上聞矣遂不奉詔

智囊云黃河南徙民耕淤池有收議者欲履畝坐稅時高朗爲御史堅執不可曰河徙無常稅額一定不易改更倘平陸忽變巨浸猶按舊籍征其常稅民何以堪必至變亂由是衆議遂寢

智囊云洪武二十八年戸部節奉明太祖聖旨山東河南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外新開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許起科有才能力量者聽其耕種按此可爲各邊屯田之法

智囊云每見沿江沿河州縣已成之田畝尚有被洪水徙去者小民賠糧且不堪其苦有仁心之有司倘當竭力爲小民請命削其稅額乃有無識之有司將沙漲淤地欲以升科見功定爲稅則而不知異日減科之難害民之甚也然則如之何吾謂官其地者宜查出其田另爲一籍將新漲之田以補其數若不能盡補有恩典先及之或緩征或邀赦亦足盡吾愛民之心聲名必振福報必大矣

程琳字天球爲三司使朝議患稅額多名目恐吏爲奸欲除多名而合爲一琳曰合爲一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於合之外仍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雖唯唯然當時猶未知其言之爲利至蔡京行方田之法盡倣於一旣而復增其名乃始思其言而咨嗟歎美焉

孫仲純知海州值朝廷用兵製治軍器令海州出弩樁箭幹應急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鰾膠代充仲純謂之曰弩樁箭幹舉朝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所需使暫供用出於不得已耳若以土產物代之則將來必徵科無已時也

張忠定知崇陽縣民以茶爲業公曰茶旣得利必有重稅不若早

易業。遂命拔茶植桑。民皆怨之。其後茶稅過重。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收成。每年得絲綿紬絹之利甚多。民始思公之惠政。立廟報之。

申屠蟠生於漢末。處士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賢士見用矣。申屠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爭爲折節敬禮。卒有坑儒焚書之禍。今大禍又將見矣。乃絕跡於朝。隱於梁碭山間。與樵人爲友。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惟蟠超然免於評論。

李沆爲相。王旦參知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大是幸事。

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肯安靜無事語曰外寧必有內憂譬人身現有疾病則知謹愼防患沆死子必爲相遽與契丹西夏和親一朝疆場無事恐人主漸生侈心憂方大耳旦未以爲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變色慘然不悅旦以爲細事不必煩上聽且丞相不宜屢奏不美之事拂上意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狗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眞宗以契丹旣和西夏納欵遂封岱祠汾大營宮殿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謂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知沆先識之遠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

知微　郭汾陽之宅在親仁里大啓其第任人出入不問麾下將吏出鎭來辭王夫人及愛女方臨莊皆不令避他日子皆諫曰大人功業隆赫而不自崇重貴賤皆入臥內公笑謂曰爾曹何能知此吾馬食官粟者五百匹人食官餼者千丁進無其爵退患無名向使崇垣扃戶不通內外一人倡禍搆以不臣其有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則九族韲粉噬臍莫追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雖讒毀欲興無所加也諸子拜服

郭子儀出鎭大藩時方用兵嘗奏除一官不報僚佐意不能平子儀曰自興兵以來方鎭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曲從之此無他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事人主以不可從置之是不以武臣相並

心中無懷疑而親厚之也諸君與吾等皆可賀矣反不平焉何哉

裴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失印公怡然戒勿言方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夜半宴酣左右復言印已存公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其故公曰胥吏輩盜印書券緩之則復還故處急之則投水火不可復得矣

司馬光爲政盡反王安石所爲畢仲游予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先帝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患財用不足歆動人主好利之心者情也未能杜其患不足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

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
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
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聽雖使石人聽之
猶將動也知如是則廢者可復舉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斂去者可
復存矣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
之錢粟一歸司農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糧稅所入
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
不得陳於前而後新法始可永罷而不行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
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其黨十之五六仍在也安石之徒猶在
雖起二三舊臣用二三君子欲敵其百千之黨與烏在其勢之可

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之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竦然欲變之而無及焉

智囊云宦官馮益時爲採買御藥使遣人收買飛鴿時叛賊劉豫揭榜山東出不遜語知泗州劉綱奏之張浚請斬益以釋謗趙鼎繼奏曰益雖有罪然未肆惡于預政事今遽加重典則叛賊之胆益熾大非所宜若不略加罰外議必謂天子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降遷於外以釋衆惑天子欣然出之浙東浚怒鼎異已鼎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今益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羣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旣不傷上意彼見輕謫必不致力營求他人幸

其位必以次頳進安肯容其再入耶若力排之此輩仇恨我輩其黨愈固而不破矣浚始嘆服

宋神宗初罷會程顥奉檄至京師事畢歸暑劉守之子韓宗師問今朝廷之事如何曰巳相司馬君實呂晦叔矣又問二人作相建白當何如曰當與元豐君子同然有可慮者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韓曰何憂曰元豐奸黨存者猶多今握大權者必使自變其害民巳甚之法斯善矣不然我若遽變其法則他日報復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論晦叔解事但恐力量不能制耳巳而皆驗

陳瓘赴召方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從前諸臣章疏之發出者（宰相吏部禮部謂之三省）瓘語謝聖藻曰此必有奸人圖盖巳愆而為此謀者

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諸臣何以自明因畢蔡京上疏請滅劉摯家族乃妄言携劍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聖藻驚悚卽白宰相錄副本於省中其後京黨欺誣之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迹不可泯也

哲宗廢出孟后中宮虛位帝未有子昭懷劉氏妃生獻愍太子茂鄒浩等請立劉妃劉妃得立然纔三月而夭帝召鄒浩還朝嘉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浩與陳瓘相善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始此乎倘異時奸人僞出一諫草則不能自辨矣未幾蔡京用事素惡浩乃使其黨爲僞疏言獻愍太子茂乃卓氏所生劉妃殺而奪之浩請立劉妃者欺君大罪也徽宗詔報其事遂再謫衡州

別駕尋竄昭州果如瓘言

智囊云燕王盧綰反高帝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譖噲幸帝死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幸吾死也召陳平周勃受詔牀下曰爾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未行私計曰樊噲帝之舊臣功甚多又呂后女弟呂嬃之夫有親且貴帝因讒言偶發嗔怒故欲斬之後日必悔寧囚至京令上自誅之二人未至軍忽有節諭平勃但令置噲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別將兵定燕惟平一人復命途中聞高帝崩平恐呂后及呂嬃怒日夜乘轉急歸不入署即至宮中哭帝殊哀且言樊噲已受詔復爵邑呂太后大喜曰君可歸矣平因固請宿於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常侍惠帝呂

鏌等竟不得行其讒

智囊云王陽明旣擒逆濠囚濠於浙省時武廟南幸駐蹕揚州差三中官至浙省諭陽明釋濠還江南俟聖駕親征擒獲陽明知爲中官奸計責具領狀中官懼事遂寢

遠禍　王右軍年十歲大將軍王敦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屛人論事竟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聞所論知無活理乃詐病作吐以被蒙頭面睡敦論事至半方記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穢縱橫信爲實然乃得不死十歲之人急智如此眞天授也

智囊云藝祖薨於廣陵時烈祖已立爲太子坐鎭建業烈祖將奔

喪康王以下諸王謂烈祖近臣周宗曰國家多事長兄宜抑情損禮無勞西渡也周宗度諸生乃奸計後必借此加害謀大位堅請報簡示信康王以忙迫爲辭周宗袖中出筆索紙於左右得陋紙乞手札康王不得已乃書札曰幸就東府舉哀多壘之秋二兄無以奔喪爲念也明年烈祖朝覲於廣陵康王及諸公子果歔烈祖手大慟責烈祖以不臨喪爲詞詛讓百端冀動物聽上因出康王手書示之王靦顏無地奸計始息

韓雍旬宣江右時忽報寧王之弟某王至公託疾乞少需密遣人馳召三司且索白朮凡公匍匐拜迎王入具言兄叛狀公辭病耳聵恐聽不能撤且或遺忘令左右舁白朮凡進王詳書其事而去

公上其事朝廷遣使按之無迹時王兄弟皆爭無有使還朝廷坐雍離間親兄罪械至京雍將白朮凡進驗罪乃釋

謝晦得寵倖賓客輻輳於其門其兄謝瞻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趨附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爲業不願于預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勢傾朝野此豈門戸之福也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晦果被殺一如瞻言

待制唐肅與丁謂爲友居宅相對丁將有弼諧之命唐遷居縣北或問之曰謂之入也必大拜數與往來事近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也弼諧拜相也

王祐之知制誥時盧多遜與宰相趙普有隙每諷祐助已共擠趙

普祐曰唐宇文融嘗與張說有隙融擠出之及說復入相融遂敗祐因以融傳示多遜多遜不悅竟以陰事中普而出祐於華州及普復入相多遜果及禍與宇文融事正合也

漢竇憲納妻郡國皆有慶賀漢中太守已遣人賫禮李郃諫曰竇憲不修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請自行遂所在遲留至扶風而憲已就執其交通者皆坐罪太守獨不與焉

蔣恭靖爲御史時舟次有一野僧大肆罵詈公若不聞命移舟避之次日罵一主政主政怒箠楚之僧許奏於朝主政被逮詢之乃國族也後問公所以忍者公曰以一僧妄侮吾輩於中必有所恃

可輕與較哉。

長洲尤翁開錢典、歲底聞外閧聲、出視、則鄰人也、司典者前訴曰、彼昔時將衣質錢若干、今空手來取、反出詈語、有是理乎、其人悍然不遜、翁徐諭之曰、我知汝意、不過欲得好衣度歲耳、此小事、何以爭、命檢原質、惟四五衣、翁指絮衣曰、此禦寒不可少、又指道袍曰、與汝為拜年用、他物非所急、自可留也、其人得二衣、默然而去、是夜竟死於他人家、遂至涉訟、蓋此人因負債多、已服毒藥、以尤翁富、死可多得錢、乃尤翁處之甚當、不獲起釁、故移害於他家耳、或問尤翁何以預知而忍之、翁曰、凡非禮相加、其中必有所恃、小不忍則禍立至矣、人服其識。

邱琥嘗於丹陽賃舟他往。一人來附。直入寢所。琥心知其爲盜也。佯落一簪於舟底。而盡出衣篋笥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無物。又令家人與之酌酒。夜則至寢處撫慰之。明日其人去。未幾殺人事賊被縛。乃語人曰。吾幾誤殺邱公矣。人於是服其智也

楊繼宗知嘉興。日中官往來。百方索賂。宗曰諾。命取庫金。餽之金未送、因索太監印劵附卷。以便他日磨勘。中官大懼。不敢受

附錄 凡有望於人者。必先思己之所施。凡有望於天者。必先思己之所作。欲知未來。先察已往、願體集

觀人

虒曰、從來知人極難。必有觀人之法。而後可以知人。其大槩可約略言也。世無恃才之聖賢。亦無恃才之豪傑。今有人虛懷善下。事事昔學。處處勤問。其才能學問。必有大過人者。凡人觀其行己不侈於衣食。不遂於身色。不趨炎附勢。炫虛體面以欺人。其行事必不肯孜孜於利。妄有取於人也。此端人之行誼也。若或巧言令色。同流合污。不顧名義。見利創趨。奔走勢焰。其人必寡廉鮮恥。小人也。又觀人之法。但觀其所與。門內爲君子。則門外君子至。門內爲小人。則門外小人至。世未有爲君子而肯與小人親密者。亦未有爲小人而肯與君子親密者。觀少年之士。喜與後生少年相親而

畏見老成人者。此必無成之人也。凡小人居心多不恕不知自反惟責備他人。凡親疎遠近諸人。皆不滿其意者。必苛刻之小人也。又人薄於父母兄弟而厚於妻子。薄於宗族、親朋而事趨貴顯者。其輕重厚薄既已倒置。豈正人君子乎。又凡人好利者矢口必言利、好色者矢口必言色。自滿者。多矜己才。愚昧者、與之善言不願聞。而心他向。奸惡者、與之善言心拒絕。而面必改色也。又觀人之言語平易與躁妄。便知其德器之厚薄。學問之淺深。又凡事之不近人情者。心不正而喜多事者。鮮不為大奸慝。王安石事事不近人情。心不正而喜多事。故蘇洵、呂誨、張方平具觀人之識者。皆知其未形之奸也。以上八者。乃人外露之性情。我可持此以觀人者

也。然又有觀形貌之法焉眸子昏眊者。眼多白者。面色青者。對面見兩腮者。眼時時左顧右盼者。皆胸中不正之人也。觀人賢否之法雖不盡於此。而此已得其半焉。

彪曰。已上觀人之法。止可施於熟識之人。若夫未覿面者。與隔居千百里者。卽有觀人之法。亦何所施。故貴於遍加詢訪。而詢訪又不可無法也。賢人君子。每多歛晦。不務聲名。常人多不能知。惟學識邁衆者。始知之。故吾欲知賢人。當訪問於學識邁衆者。我旣問之。苟有其人。彼必告我。此體訪賢才之第一義。卽知人之最要術也。

呂夷簡有四子。公弼、公著、公孺、公奭也。夷簡語其夫人曰。四子他

曰皆能衣金紫但未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四寶器貯茶而往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色有走歸告夫人者獨公著凝淡不動夷簡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後果然

先哲云臨之以無故之辱而不怒加之以非望之寵而不驚此乃天下之英傑也以揚雄之寂寞也猶一懼而投閣謝安之恬然也猶一喜而折屐況下此者乎人之涵養抱負不於其卒然外露觀之何以見其深淺哉

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鎬爲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以公輔期之有問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爲人言簡而理盡凡人言簡

則品端理盡必識透此眞相臣也後果至參知政事

大與曰令狐愚未遇時常有高志衆謂必興令狐氏父名邵獨以愚性傲慢不修德而願大必至滅宗愚甚不平及愚仕進有聲名謂邵曰先時大人謂愚爲不肖今竟何如邵熟視而不答乃謂妻曰此子性度如故禍將不測不知我與若能免於坐否邵没十餘年而愚果滅族諸葛恪少有盛名吳主權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爲戚曰非保家之子也後果不得令終嗟乎之二人者自負不凡庸人多重之然爲父所擯絕乃知自恃者必殺身亡家者也

虒曰或薦宋郊祁兄弟可大用帝曰大者或可用小者每上殿聆其言詞廷臣無一人當其意者豈可大用余謂不能責己而徒責

人必其氣驕心刻度量淺小不可以任大權帝何明察知人如此也

丁謂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禹偁見其詩乃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天門內豈可掉臂入耶此人事君必不忠也程敏政幼以奇童稱英宗抱之膝指金猊曰以此賜汝敏政趨下叩頭英宗曰是子終以禍敗

吳璟有胆略喜任事時韓魏公幕府有闕未補門下有以璟薦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其發必暴而不中節不可任用不踰年竟如公斷

有客至昭烈所談論甚愜諸葛亮忽入客遂起如厠備對亮稱客

善亮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盼數邪心雖內藏而奸形已外漏必曹氏刺客也急追之越墻遁矣

彪曰知人雖貴有觀人之法但法止可定品行之邪正不能定之遇之榮枯每見正人有蕭然貧賤以終其身者每有奸人有享大富貴以終其身者故人涉世當親正人此外一切交際不可因其人品不正而故輕薄之自取日後之報復也

彪曰凡為君為相為司馬選擇將材又不當泥於常格每見有其人不拘繩格違條犯利所行非禮甚或流為盜賊然每負遇人之才吾用之為將其用兵破敵每能出其制勝成莫大之功而既貴以後亦能改前非歸於收斂者恒有也此奇才一途不當以常法

論也。

彪曰陳白沙言人才之大小必用之而後見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也太公年已八十適遇大亂武王用之伐紂平定海宇方顯其王佐之才使未至八十而先死雖具觀人之識者又安知其有王佐之才也宋忠簡諱澤年七十一猶爲河北一老知縣忽值宋室大亂高宗去國忠簡赤手勤王以三千人破兀朮十五萬衆數月之間亡矢之地恢復十之八九天下已大定史稱其功業過孔明非虛語也向使忠簡未至七十而先死雖具觀人之識者又安知其有王佐之才也故曰人才之大小必用之而後見也

大與曰李勣每臨陣選將必取有福祿者而後遣之人問其故答

曰、薄命之人不足以成功名。君子以爲知言。然天下儘有方面大耳、肥皮厚肉者。其人福祿淡薄之工。則福祿厚非易知。若有大事欲擇方正而兼有福者爲吾任使。非假手於知相知命之人不可也。

大與曰、人不易識。有貌知而心狠。行穢而言淸。藏裂皆於嘻笑。伏戈甲於尊罍者。大奸之人。原非庸見所能辨識

唐德宗有言。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李泌曰。此杞之所以爲奸邪也。若爲陛下所知。安肯用之

附錄

好便宜者、不可與之交財。多狐疑者。不可與之謀事。觀富貴人當觀其氣概。如溫厚和平者。則其榮必久。而其後必昌。觀貧

賤人當觀其度量如寬宏坦蕩者則其富必臻而其家必裕凡觀人先須觀其平昔之於親戚也宗族也鄰里鄉黨也即其所重者所忽者平心而細察之則其肺肝如見者至待我而後觀人晚矣 願體集

魏文侯擇相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推此言也足以取友可以延師可以聯姻可以薦士可以聽言並自己立心制行之道均由此五者得之矣 寒松堂集

我不識何等爲君子何等爲小人但看日間每事肯吃虧的便是君子每事好便宜的便是小人要眞實保身家的人便已近君子

一路此等人必不爲惡也 魏叔子目錄

擇壻易擇婦難壻露頭角選擇可憑婦在深閨風聞難據也又曰擇壻須觀頭角擇婦須觀庭訓觀頭角者頭角生髮處要有尖深入因圓平正者多頑鈍也 思辨錄

登人之堂卽知室中之事語云入觀庭户知勤儉一出茶湯便見妻老父奔馳無孝子要知賢母看兒衣 言行彙集

偶見水與油而得君子小人之情狀焉水君子也其性涼其質白其味冲其爲用也可以浣不潔者而使潔卽沸湯中投以油亦自分別而不相混誠哉君子也油小人也其性猾其質膩其味濃其爲用也可以污潔者而使不潔倘滚油中投以水必至搏激而不

相容。誠哉小人也。形容盡致，推勘入微，明此可以立身，可以觀人　寒松堂集

呂新吾好人歌

天地生萬物，惟人最爲貴。人中有好人，更出人中類。好人先忠信。好人重孝弟。好人知廉恥。好人守禮義。好人不縱酒。好人不戀妓。好人不賭錢。好人不尙氣。好人不仗富，好人不倚勢。好人不欠糧。好人不侵地。好人不教唆。好人不妒忌。好人不說謊。好人不詭戲。好人沒閒言。好人不謗議。好人沒歹朋。好人沒浪會。好人不村野，好人不誑悖。好人不懶惰。好人不妄費。好人不輕浮，好人不華麗，好人不邋遢。好人不蹺蹊。好人不强梁。好人不暗昧，好人救患難。好人施恩惠。好人行方便。好人讓便宜。惡人罵好人。好人不答對，

惡人打好人。好人只躲避。不論大小人。好人不得罪。不論大小事。
好人合天理。富人做好人。陰功及後世。貴人做好人。鄉黨不咒詈。
貧人做好人。說甚千頃地。賤人做好人。不數王侯貴。少年做好人。
德望等前輩。老年做好人。遮蓋一生罪。弱漢做好人。强人自羞愧。
惡人做好人。聲名重千倍。好人鄉邦賢。好人家國瑞。好人動鬼神。
好人感天地。不枉做場人。替天出口氣。吁嗟乎。百年一去永不還。
休做惡人涴世間。

炎凉

彪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蓋有故也彼有稱揚提扳人之力有蔭庇曲護人之勢又有加禍於人之權庸人不得不趨附之者勢也貧賤則人疎遠之亦有故焉一謂無所仰望於彼也二恐其來借貸也三恐其求我周恤也四慮與貧賤人往來減我體面也庸人不得不疎遠者亦勢也乃知世態之厚薄親疎是理勢之所固有不必盡屬炎凉也明達者不當以此介意焉

先賢云子怨父貧弟藐兄賤妻妾視盛衰為敬慢奴僕視貧富為去留此等人情應須識破方無煩惱

彪改諺語云俗人之相與也有利生親因親生愛因愛生賢情苟

賢之不自覺其心親之而口譽之也無利生淡因淡生疎因疎生賤情苟賤之不自覺其心厭之而口毀之也是故富貴相交雖疎曰親一貧一富一貴一賤雖親曰疎此情理之必至也

彪曰廉頗罷職歸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晩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又何怪乎孟嘗君失位諸客皆去後得馮驩力而復相齊乃太息謂馮驩曰文嘗好客至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罷官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位客何面目見文乎如復見文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曰富貴多士貧賤寡友勢所必至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而趨

市者乎旦明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故非好朝而惡暮所期之物無有於中則不顧而去矣合觀二說乃知世態原未嘗有炎涼也理與勢有所必至而人見之不明以爲世態有炎涼耳

彪曰左思作三都賦時人多言議之思因是亦不能自信乃請教於張華華曰此賦可與兩京媲美然君名未重於世宜求稱揚於高明之士思乃求序於皇甫謐謐見之大加讚賞遂爲作序於是相訾者莫不轉毀爲讚孫興公作永嘉郡志郡人甚輕之後有宰相倩作夫人碑文郡人卽稱讚其志焉夫文章高下本不難知而名未著時不足取信乎人如此故古人曰莫爲之前雖美不彰莫

爲之後。雖盛弗傳。雖然人之有才者。欲名譽著聞。止當求讚美於德重才高之士。必不可求讚美於權勢之卿相。恐其作事乖張。一與往來。便指爲黨。事壞之後。污名萬世難洗矣。如揚雄蔡邕等可鑑也。

毀譽

彪曰人有無其事而得謗者何也君子才能邁衆已爲世所深忌或其平日落落寡交不屑與俗人爲伍或語言過直不肯委曲悅人或遇事喜持公道若更家資富厚則怨益多由是因怨生誣安得無毀但反之於心苟無其事則紛紛之言久當自息不必辯也

彪曰世人評論是非之言多係臆度或係傳聞或係因怨生誣百無一實豈可輕信若受謗之人與我不相識者則置而不傳若其人與我相識矣必當審其虛實有則隱之無則爲之辨白庶稱隱惡揚善之君子耳

唐太宗問許敬宗曰有人言卿之過者何也對曰臣聞春雨如膏

農夫喜其潤澤行者惡其泥濘秋月如鏡佳人喜其玩賞盜賊惡其光明天且於人不足何況臣乎臣無美酒肥羊焉能調其衆口故諺曰讒言不可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遭誅父聽子遭滅夫婦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疎親戚聽之絕人生六尺軀畏此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太宗曰卿言當書之以曉後人

先哲云大凡君子多謗惟鄉愿則無謗也伊尹有要君之議公旦有圖篡之譏歐陽永叔有中冓之誣程正叔有五鬼之誚大聖大賢倘皆不免何況乎人故古人謂止謗莫如自修能自修德品高行美毀言自息不足辯也

洙源曰余得古書校過付抄抄後復校既刻乃印印後復校然譌

字落字尙不能無失親目校對至於至三尙有譌誤況以耳傳耳以口傳口其是非毀譽寧有眞乎故傳聞之不善于不一眞切勿聽之

先哲云人有告我曰某謗汝此借我以泄其憤之奸計也切勿聽之故曰聞惡不可急怒恐爲讒夫洩忿又曰人有稱譽我之美使我喜聞而不覺諛之者小人之最奸黠者也及其退與他人語未必不笑我爲其所愚也噫聞毀聞譽可不細審乎

陳白沙曰諸君或聞外人執異論非毀之言必勿聞於我若有必當使我知之者言之亦須隱其姓名昔呂蒙正拜相一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同列欲詢其名蒙正止之曰知其名則終身不

忘不如勿知賢者所見固異於人也

彪曰人之喜謗人者不過妒人之長忌人之榮故欲從而毀壞之也殊不知人之有生皆天所命其榮其長係天命之天既命之我欲從而毀壞之違天不已甚乎違天者不祥得禍必甚焉謗人者亦曾念及此乎

彪曰喜稱人善者人亦稱其善喜揚人惡人亦揚其惡感應之機如桴落鼓有莫知其所以然

警枕集云聞謗不辯即讒焰薰天如舉火焚空終將自息

先哲云祟議能詩好譏刺人有瑕疵必形於詩雖親友亦不免有因詩而受其大害者後亦坐誹謗律竄死登州藁葬道傍人無不

唾罵稱快焉。

安庭柏、善誣毀。雖至親密友。必播弄於其間。令之怨詈絕交。晚年兩頰、生毒瘡。言語飲食。皆爲妨礙。困苦不勝而死。

李叔卿、素號廉謹。同僚孫宕、嫉之。妄言於衆曰、叔卿空自得名。以吾視之狗彘也。或問其故。則曰叔卿妻其妹。自是遠近喧傳。叔卿欲明不便出口。不明憤恚難耐。遂鬱抑以死。其妹亦恨自縊死。不數日雷雨暴作。將宕擊死。暴屍叔卿之門。及葬、雷復發其塚。叔卿之跡始明。

知足

彪曰、日至中必昃。月至滿必虧。花至盛開必謝。故凡事宜留餘不盡。不可做到十分。康節詩云、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須看半開時。至哉言也。

彪曰、欲得自己後日無貧困。兼有餘福遺子孫。當立一安分條例。其例維何。數椽可蔽風雨。夏有布幔。冬有棉衣。有餐。一日三餐。日求晝長。更有小食佐助。一僕以供使令、一婢以代庖廚。是謂得天已厚。富人貴人應得之福祿。不過如此。其享用過於此數者。千萬人中止一二人。乃變境非常數也。若我於常分之外。亦欲效之。則一年所入。必不能餘二餘三。將來貧之。必不能免。亦必不能有

餘福遺子孫矣。

曾三曰、自公侯以至乞丐。所處各不同。而不如意之事亦各有之。當其心高想妄不自知足。各愜其分。雖丐人野叟。孰不有適意之境焉。然人生不能無逆境也。或逢逆境。宜將不如我者巧自寬解。便覺我所取於造物者已多。此方是知足能討便宜者也。

彪曰、世有衣貂裘食海錯。而懷抱不舒者。有衣敗絮食藜藿。而心緒泰然者。衣貂裘食海錯。而懷抱不舒者。以事事欲與貂裘海錯相稱。不得相稱。即愁煩也。衣絮敗食藜藿而胸次怡然者。以凡事止求與敗絮藜藿相稱。得相稱。則願足也。故知峻宇雕墻。反不如茅屋者之適志。玉盃象餙。反不如污鐏竹筯者之快心。然則苦樂

何當境苦而心樂者心無奢望也境樂而心苦者心多妄想也知乎此則人當隨遇而安也

顏斶曰晚食以當肉緩步以當車蘇子瞻稱之曰顏斶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飢而食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惟晚食爲然然非久於居貧者不能知此理也

搢臣云常有小不快事是好消息若事事稱心卽有大不稱心者在其後知此理則心自平

暄云苦樂無常境得失無定形人處苦境時望稍勝此者卽爲至樂及到彼境則相習以爲固然久之又成苦境矣相遞而上在在皆然故云人心不足蛇吞象言無滿足之期也噫人能知此理者

誰乎

揩臣曰進一步想有此而少彼補東而缺西刻不能如意退一步想日食止須一升夜眠止須八尺俯仰寬然有餘

達觀

彪曰多憂箴云將謂貧可憂乎憂而未必富也將謂賤可憂乎憂而未必貴也將謂死可憂乎憂而未必不死也或謂兵荒之厄難水火之遭逢安得不憂不知此世運之否泰雖憂不能挽矣或謂嗣續之艱難子孫之不肖安得無憂不得此一家之消長雖憂不能免矣或謂境遇之拂逆形骸之多病安得無憂不知此賦命之吉凶雖憂不能易矣然則庸何憂吾聞多憂者見理之不明也否則養氣之不定也否則安命之不固也不然何不學君子之蕩蕩也反同小人之戚戚也又聞多憂者其思結氣將沮也其氣沮神將索也多陰而少陽氣將從陰而下沉不能從陽而上升也吾安

敢不箴以自警南翁滄桑行云、老翁年紀八十五。自言生長本鄉土。憶年十五二十時。歷歷豪家皆可數。人事紛紜日漸新。東家燕子入西鄰。淩雲甲第更新主。勝槩名園非舊人。今時富翁昔貧賤。須臾可嘆滄桑變。韋布人家衣錦繡。膏粱子弟食藜莧。願言富貴勿自誇。請看明月與開花。今宵明月來宵缺。昨見開花今落花。願言貧賤勿自暴。覆簣爲山未可料。進吾往也九仞成。蒼翠巍然接天表。靑海灣西塞上翁。失馬得馬心倥倥。懸知禍福將倚伏。千古人傳賢達風。

先哲云、大抵天序二十年一換。運則世事一變。更不須廣論久遠。只看鄉曲中二十年之後與二十年之前。其間成敗興衰何嘗有

定也

彪曰有一樂境界便有一苦境界相對待有一得意事便有一失意事相乘除猶晝夜寒暑之循環無偏倚也故知履盛滿者不必喜知必有困厄之時履困厄者不必憂知必有盛滿之日宜遠觀百年之廢興毋近狃一日之枯榮欲知其實但當以高曾祖父與吾之身及吾之子孫通計較量則有盛必有衰有衰必有盛循環對待之理皎然在目前矣

先哲云人生世間自幼至壯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大富貴人天下之所仰羨以爲神仙而其不如意之事各自有之與貧賤者無異特所憂患之事異耳從無有足心滿意者故

謂之缺陷世界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雖處患難中無異樂境矣

彪曰巍官高爵未可遽云福也有德居之則爲福府無德居之則爲禍胎李林甫性雖兇惡然非少登科第官至宰相縱有惡才亦將向何處設施惟其有權有勢可以肆志爲惡而無所忌迨其後刑戮交加肝腦塗地遺臭千年子孫不敢認爲祖宗亦不欲認爲祖宗雖宰相何益哉嗟乎巍官高爵人世美事天旣錫我豈非大福然恃此以作惡害人則塗身滅族必不能免具達觀之識者豈可不防危慮患謹愼自持哉

麟趾曰貧賤不如富貴耶委積愈厚計慮愈深勞苦愈甚第宅園田爲子計又爲孫計致使飲膳失期夜分莫寢貧賤者無是若也

孰謂貧賤不如富貴耶

洙源曰、爲卑官則悵不享大位。及位高而君威巨測。貶竄遠方。家財抄没。回思卑官而受安穩之福。眞仙境矣。布衣糲食。舉家安泰惟恨不富。及至金多而官府垂涎。小罪駕大囹圄、桎梏驚惶憂恐。回想貧窮無事時。一家安泰。眞仙境矣。身體强健。則恨欲不稱心。一朝疾病淹纏。卧床寢席。百般痛苦。回想四體康强時。眞仙境矣。無奈人止見前頭。不見後頭也。

禍福

彪曰昔人云天欲禍人必先以微福驕之令其長傲慢之心乃加禍焉天欲福人必先以微禍警之令其存戒懼之志乃加福焉夫戒懼方能召福傲慢决至招殃不易之理也

彪曰老子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范蠡云受禍者未必非福得福未必非禍禍福非判然兩物也利厚必害樂過必憂盛極必衰安久必危故利不可忘害樂不可忘憂盛不可忘衰安不可忘危事事勤勞時時戒謹我不敢自處以福及安有禍隨其後哉

先哲云卜者告太戊有曰祥者福之先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蓋和氣致祥乖氣致

戾轉移禍福之機在乎人耳天豈必以一定之禍福限人哉箴談云武丁時桑穀生於朝史占之曰野草生朝朝其亡乎武丁恐懼竭力修德桑穀自枯不惟不亡且使國勢中興也帝辛時辛即紂也有雀生鳶於城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國家必王帝辛因有祥瑞日加驕暴遂亡殷國信乎禍福因人轉移也

大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聞之一日行善福雖未至禍自遠矣乃知積善非是求福實欲免禍耳蓋無禍即是福也今人但知求福而不知免禍福未必來而禍且踵至矣一部易經只是教人免禍凶悔吝之數居其三而吉之數居其一免禍之難如此故南容之免于刑戮孔子便極口讚賞不置要

知此中自有一個大學問在

光衷云蕭養坐盜下獄踰年所卧竹床忽青嶄生竹葉有同在獄者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使人藏利斧飯桶中聯十九人叛獄而出揚帆入海嘯聚爲盜赴者如歸市旬日萬人攻廣州幾爲所破都督董興帥官軍至其寨大破之蕭養被擒伏誅餘黨悉平八月反明年三月敗死

附錄 居官者何嘗不擇吉日任事而陞者陞降者降黜者黜死者死未嘗皆吉也娶婦者何嘗不擇吉日成婚而壽者壽夭者夭孕者孕絕者絕未嘗皆吉也類而推之諸事皆然其義何居不一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理也周以甲子興商以甲子亡非明驗乎

魏環溪寒松堂集

人生必讀書卷之八

瀫水唐彪翼修先生著輯

治家部

治家上

治家總規　治家大法有五、家長謹守禮義飭治言行、以爲子孫僮僕之榜樣一也、子孫弟姪使勤治一職業、不令遊惰、而責其成功二也、嫁娶喪葬大事、宜定禮儀之條目、而歸畫於一、三也、四季宜請聲音高亮能講者、講律例、明倫、訓善、陰隲等書、以陶淑一家男女之身心四也、至於財用、宜稱家之貧富、量入以爲出、制一定之規、以給一家之衣食、裁冗費、禁奢華、常存贏餘、以備不虞、此治

家五大法也 增改

金谿陸氏素稱禮義之俗也至陸賀九賢有子六人令之各治一經資性高者令之習大經記性次者令之治中小經禮記春秋左傳爲大經詩周禮爲中經易尚書公羊穀梁傳爲小經論語孝經皆兼治之其人品端方天資穎異者始令爲科舉之學其性傲慢好利者不許爲也故九齡九韶九淵皆以賢俊著聞其教家之法以孝悌力田爲本至於其家之用皆出於桑麻畜牧之資除租稅播種修葺廬舍之外以十分分之六分爲十二月之雜用一分爲祭祀之用留三分以爲水旱不測之用閏月則以十三分分之三年之外必有贏餘可爲婚娶喪葬諸事朔望率子弟謁先祠既畢擊鼓而誦家法使列聽之是爲金

谿陸氏之家法也增改

虎、曰早眠早起勤理家務。更宜節省、衣食使每歲囊有留餘。以備日後吉凶大事。

由吾馬弔賞結五張染習已久心志蕩佚痴迷奸人誘之必流賭博父母宜婉轉教諭子弟須深思猛省斬斷根苗。

勤葺屋宇器皿毋令大壞難修公衆器皿屋宇尤宜愛惜修治不分人我致福尤多

訟至危險不能變大爭財爭產皆所得不償所失非至大萬不得已之事勿輕易進詞

均調茶飯當合遲早得宜不使下人忍飢懷怨并妨工廢事

往來禮儀當量家之貧富以為豐儉不可隨俗胡行

待客宴客當因人數多寡及新舊親疏以酌品物豐儉

勤晒衣冠書畫穀粟不得霉黴朽蛀

勤關門戶遇吉凶諸事身體雖疲臨睡之時亦宜檢點潔淨室宇拂拭已棹半在自已不可專靠他人　訓誨婢僕安頓什物必令位置停當不使動作觸碍因而損傷　完全器皿毋使一器分散數處至於遺失毀壞　紳衿富室子弟倘家計一落何妨親至畝畝督耕親率家人經紀切勿畏人輕笑輕笑者無知小人人何足計較　勤記簿册毋令遺忘致有後誤　爐煤烟管宜勤拭刷燃火過夜槃底必置水盆幼僮小婢寧令衾絮溫厚勿使被內安爐烘熏被褥篝宜半空全閉則火炎上稻草棉絮燈心安放處勿使火光相近　保安要務不外諸條能於此盡心其家未有不久盛者事在眼前行之甚易惟在一家大小人人將此事理於心上也

彪曰齊家之所以難於治國者有故也朝廷諸事皆有一定之法度令民遵守故國易治家則不然細民之家不必言卽紳士之家父兄自已平日並不講求禮法禮法之條欵節日十不曉一二卽欲教子孫妻女而無其具此家之所以不能齊也然則齊家之法何在宜摘取經史中近情可行之禮及律例要疑及歷代所傳嘉言懿行班氏女戒陸氏新婦譜等篇集成二册四季請善講者在於堂上令男子依長幼坐於外女子依長幼坐於內遮以簾幕靜聽講解講至數年諸般義理習聞既久雖愚昧者皆有所知桀傲者亦將漸改而變循良矣每歲須四季行之然行此不能無費講師之酬金講時之飲食必令有所取資宜另設公田數畝以爲公

産。取資於此。庶可垂永久而不廢也。

彪曰。爲家長者言不可輕出。事不可苟且。庶得古人身教之意。所謂言行須留好樣與兒孫也。

基曰。家長好惡不可偏。又宜臨事自反。虚心納諫。則身正而家可齊。

君載曰。賢不肖皆吾所生。爲父母者不宜分別偏愛。過於分別。不肖之子不知自反。每生怨忿。父母既没。不肖之子移怨父母之心怨及兄弟。至終身不睦者有之。官訟無休者有之。爲父母者當明晰此理。庶不貽後日之患也。

彪曰。諺云。家長分物必須均平。治家均平。雖糲食不飽。敝衣不完。

人無怨心張公藝九世同居天子試之賜以一梨欲觀其如何處分藝碎其梨以熟水担餘相和令舉家盡飲以沾朝廷德意其待物均平處事得法如此此其所以能九世同居也附引楚莊王征伐敵國楚人有獻醇醪者莊王取缸多盛熟水以醇醪投之令將士分飲軍士皆大悅感其公也家國一理故引之以作治家寶鑑

君載曰人欲齊家當知人有不同之性人之性或寬緩或褊急或剛暴或柔懦或嚴重或輕薄或持檢或放縱或喜閒靜或喜紛更或所見者小或所見者大稟性必不相同若夫必欲其子之性合於己子未必然兄必欲其弟之性合於己弟未必然性既不相合則其言行之不合亦可知矣至於臨事之際一以為是一以為非

一以爲宜緩一以爲宜急互相爭論至於再三則不和之端從此漸啓而終身失歡者有之矣悟此理者爲父兄者必原情寬恕於子弟而不責子弟之同於已爲子弟者必仰聽於父兄雖所命未必盡是而不可不順從如此則通德達情大小循理而無乖爭之患矣禮云子婦未孝未敬不宜遽惡之過甚姑教之不可教然後怒之怒而不改然後子放婦出亦不宜暴揚其罪焉

慮曰家庭之間兄弟伯叔或有不是蓋彼尊於我宜以當敬當讓順受之弟姪或有不是蓋彼卑於我宜以當恕當教保全之蓋兄弟叔姪皆屬吾祖父一脈生來縱有不是安可計較況我以彼爲不是彼亦未必不以我爲不是安可不自反徒事苛責也

君載曰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皆賢兄弟不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暴悍鮮有一家盡無此患者雖神聖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瘿疣雖甚可惡未可決去惟當委曲處之有過不宜暴揚不宜過責此事難言借他事隱諷之今日不悟俟來日開啓之如和風解凍俟其自化若起躁暴激烈心家便不和矣又曰大事宜嚴飭匡正小事不可太分曉見人多過便不安和 增改

虒曰揞臣云主人爲一家觀瞻我能勤衆何敢惰我能儉衆何敢奢我能公衆何敢私我能信衆何敢僞此言亦不盡確常有家主勤儉公信而子弟與僕婢不率從者若欲取必其效徒增煩惱但當云盡其在我者當如是耳

君載曰人於子孫雖見其作事曾拙亦不可過憎嘗見有能幹之子孫反無成就或且早夭而暮年依倚及身後葬祭反是平常之子孫人苟不信請以他人已驗之事察之

搢臣曰隱惡揚善於他人且然自已子弟稍稍失歡便逢人告訴使子弟遂有不肖之名於心忍乎

君載曰人言居家和氣者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久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惟宜隨事解釋不置於胸次間曰此其無知不解事耳曰此其於事未經細思耳曰此其所見者小耳曰此其損於我寧有幾何如此則家人一切小過

不使之入於我心雖日見侵犯亦不至形於言而見於色方謂之善處忍者

李先生曰卑幼處家庭或尊長不善待之必當自反若自反無過便當安命或排遣不去當思大舜閔子騫王祥諸人所遭逆境有大不能堪者彼且受之取以自比則亦可少安矣

君載曰兄弟叔姪相居長者或恃分尊專財利營私蓄簿書出入不令幼者與知必起爭端若長者總持大綱幼者分幹細事長爲幼謀幼必長聽各盡公心彼此皆心服自然無爭矣

彪曰公家之事宜人人効力其間或一人竭力經營一人全置不問則勤勞者有不平之歎矣公家之室宇一人勤於灑掃一人不

然且縱卑幼污穢之禁止之則不悅此雖細事不和之端從茲始矣不特此也凡公衆之產各宜留心管攝倘盡諉於一人日久其人必起怨也亦置不管致令產業荒廢爲人侵削或至失業不特衆人失利我亦失利矣

搢臣曰、夫婦一倫其中續絃者有之納妾者有之客途官邸娶副室者有之多不能擇門第論家聲也娶歸之後往往姑嫂妯娌親姻眷屬或譏其出身卑微或誚其外家貧賤令人入耳難堪兒女聞之慚愧削色猜嫌旣起飲恨終身甚至怨毒益深志圖報復故兄弟叔姪間遇有續絃副室之婦須訓飭其妻妾幷諸婢僕切不可輕加非議以致釁生骨肉況螢光發輝於腐草麗花醞釀於穢

濁故知潔自汙出明從晦生芝草無根醴泉無源生物之理如此而婦人榮辱從夫又何可泥哉

先哲云人家不和多由於婢子造言而婦人悅之婦人附會而丈夫信之爲家長者能諄諄以二弊訓其家人爲之夫者亦能以此語訓其妻子其家未有不和者也

先哲云凡人之家有婦女婢僕好傳遞言語雖聖賢同居亦不能不爭且人之作事不能皆合他人之意寧免其背後評議背後之言明達之人雖親自聞之亦不蓄怨若婢僕其心喜於播弄以覓主人之歡心故改輕爲重增一爲三苟爲其所愚未有不大傷和氣者明達之人不惟不當聽信且當戒飭撲責之庶可以杜其已

後之播弄也。

彪曰。細微不謹。必成大禍。故人不可不防微杜漸也。而防微杜漸。莫如男女之際。古人制禮。雖至親於嫂叔。不許親授受也。女已嫁。即兄弟來家。止許語於中堂。不得在房中坐談也。女歸寧於父母。不得與兄弟甥姪同席而坐。同器而食也。與舅及叔伯相值五步之外。即宜止足背立。已之僮僕。與母家之僮僕。十三歲以上者。不得至房閾之內。其嚴於至親至近。猶如此者。而况踈遠乎。禮於男女之際。一切皆有防閑。不通借貸也。不通請乞也。雖有盛大事。衣服寢席不相通也。拭巾髮梳不相假免。非祭非喪。不相授受。其相授受。必以盤盛置於椅棹。而令其自取焉。夜行以燭。無燭則止也。

無故不許出中門出中門必以扇遮其面也出入於道路男子由左女子由右也三姑六婆不許進門恐引誘其爲邪也其防閑如此猶恐有獘況於失防閑乎古來以天子諸侯之尊不能防閑其母與妻以至中冓貽羞而穢聲傳於千古者何可勝數天子諸侯之家體統尊內外嚴尙有弊竇況於士庶之家體統不尊內外不嚴者乎更有當慮者世之小人毋以已邪淫之心億度他人閨門之事如閨門稍不避嫌便以風影之事加之喜爲傳播大有玷於家聲可不畏哉詩曰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名言也有心齊家者何不致謹於此事歟

曹氏曰近有翁伯之尊於新婦之手自接小兒大乖禮也

搢臣曰十六歲男童不入內戶十四歲女童不出外戶此治家之恒禮也

搢臣曰禮男女遠別不止翁婦嫂叔爲然世俗惟嚴於翁婦其餘無別矣甚者叔嫂姊夫小姨妻弟之妻皆不避嫌近於蠻貊矣然避嫌不必相隔太遠也三步之外止足背立可也

彪曰公姑之馭婦有法焉諸婦之於父母家二親存禮當歸寧二親沒不許歸也父母家中弔慶禮必不可已者方許之否則不可聽從也

搢臣曰男女之所以隔絕者惟爭一見禮云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即聲音尚不可相通況顏面乎於此見聖人防微杜漸

意。嘗見女流竟不避人。入寺燒香。登船遊覽。爲丈夫者。明知而縱之。其故何歟。甚有好見人者。反笑避人爲不大方。則無恥爲愈甚矣。

摺臣曰、婦女垂簾觀劇。優人之目直透其中。坐客之心。迴光其後。此猶其次者。且邇來新戲。忠孝節義者。百不一二。偷情調戲者。十居八九。婦女觀之。不知原屬假事。倘認以爲眞。所關非細。不可不加意焉。

摺臣曰三姑六婆。勿令入門。古人戒之嚴矣。此輩或託募化。或賣簪珥。或做媒妁。或治病疾祟。一播傳各家新聞。以悅婦女耳目。騙誆財物。倘屬小事。常有誘婦女爲不端。甚者或爲魘魅。或爲拐盜

啓骨肉之爭端。唆里鄰之鬬訟。其弊不可枚舉也。至於媒婆穩婆。不得不用。宜擇善者用之。

治家中

揞臣曰、僮僕之屬。止可以代手足。不可以代心思。其可以代心思者。非我之所馭者也。賓客之屬。止可以代心思。不可以代手足。其可以代手足者。非我之所樂與者也。

揞臣曰、用妆僕從者。寧拙勿巧。寧用老成。勿用俊少。老成愿拙者。奉行諸事。雖不能便捷。卒亦不至壞事。

彪曰、凡婢僕雖至賤。亦當養其耻心。惟有耻心。方可任用。故雖有過。不當數責。不當頻詈。數責頻詈。雖辱不耻。廉耻既無。斯不可用矣。故馭婢僕。以養廉耻爲先也。

彪曰、人之居家。無論大事小事。皆宜先自籌度。立一區處之方。然

後囑付婢僕爲之然婢僕必不能如吾令也更宜三番四覆以開導之如此周詳猶恐不能如吾意也今人忽略於前一切不爲之區處事無大小但聽奴僕自爲一不合己意則怒罵鞭撻繼之彼愚人止能出力以奉吾令而已豈能善謀一一暗合吾意乎不明如此家安能治

彪曰古之君長念小民之愚必三令五申以教之不從然後督責之未嘗三令五申不敢督責之也慮小民之未領悟也教小民且如此况婢僕乎婢僕乃小民之尤愚者故不但宜三令五申尤宜多方訓誨漸次開導彼方能領略記憶不然雖撻之至死無益也而訓誨開導之時宜假之以和顏濟以怡色若厲聲怒色彼必氣

沮神消心胸閉塞雖教之甚詳亦聽之不聽矣安能領略記憶哉
爲人上者蓋不可不知此意而徒自增其怒也

彪曰人於婢僕令之行事少不如意必艴然震怒繼之以笞撻此亦不思之甚矣吾身尚多不能如吾意如寫字之時手或生澁愈期精而愈不能精較射之時臂或疲軟愈求中而愈不能中平居勵志未嘗不以有恒爲期及發憤旬餘而疾病大作不得不恝然捨去是吾身且多不能如吾意而顧責婢僕能如吾意乎以此自思怒可釋矣

君載曰婢僕小人天資愚魯其性善忘囑之以事全不記憶又多執性所行甚非而自以爲是更有秉性躁戾者不知名分輕于對

應尤難用也治家者須明此理於使令之際有不如意少者憫其智短老者惜其力衰寬以處之徐徐教誨不必嗔怒也至於婢妾更不可無法婢妾之愚甚於僮僕主婦知理者少其待婢妾每多苛刻責樸有極其殘忍者爲家長者平時當常以待婢僕之理諭之使之知御下之法全在寬柔教誨不在撲責且婢僕亦人子也惟善御之庶不傷於陰騭矣 增改

搢臣曰奴僕小過宜寬若法應撲責當卽處分不可嘖嘖作不了語恐愚人危懼致有他變也如果奸頑狡詐明知故爲者逐之爲善斷不可過爲窮究以快己心

先哲云婢僕或所竊止於微物或逃亡非其本情當度量其可用

與否如猶可用但略儆戒之不必過於窮究至確見奸險不可用者宜以官法治之不可私自鞭撻恐有意外之事也

彪曰一應婢僕宜恤其飢寒節其勤苦察其病痛時其配偶凡其心曲中所欲得與其心曲中所不願而不敢聲言者皆當推情度理以體恤之若但見爲己當如是責婢僕以爲不當如是者此無仁恕之心全失御下之道者也 增改

搢臣曰婢僕宿臥之處冬時風冽夏日蚊多必須爲之檢點或有疾病尤當醫治若安置別室付之度外使痛苦無告倘有不測不惟陰騭有虧亦且開人議論

凡婢僕有爭鬭者主父母聞之即時呵禁禁之不止分曲直以杖

之曲者多杖或一止一不止則獨杖其不止者

搢臣曰每見富貴大室使用婢女有年及三十四十而未配合者此皆主人喜用無夫之女便於出入房幃恐一經配合即分事主之勤以修愛夫之好是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及其老也即欲婚配又無樂受之人於是孑處一生永絕夫妻之好如此之家恐不免於忍心害理四字也

張寧晩未有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致辱先人旁之妾徐云得非誤我輩所致乎寧即遣嫁數人後竟得子

彪曰婢僕之言狡詐百出變亂是非其意以言他人之短可以悅主人主母之心也主人苟不知其弊聽信其言則兄弟姊娌必至

不和鄰里親族必至不睦此不可無法以處之有以膚受愬者宜叱曰我不曾眼見也駕言毀罵主翁者宜叱曰我不曾耳聞也則此輩無所施其欺矣

揩臣曰婢妾最宜關防有閒冷僻室主人所不到者有便門可通內外者混厠與廚灶相近而掌庖係男人者宴飲於內室而使僕子供饌者此皆足以生弊彼既有心則機謀深密倩人造爲耳目彌縫極周令主人不及覺察也

湛氏家訓曰每見富貴之家於僮僕便捷有才幹能營聚財貨則以爲經紀之僕而信用之於是盜竊家財者有之淫佃戶欠戶之妻室者有之挾主之勢而索詐小民者有之招謠撞騙者有之而

家主多不知其弊猶極意喜悅之譬如人好食爽口之物而不知積久終成痼疾也

基曰勢宦之家一切出入收放悉付之僮僕不加覺察聽其倚勢横行額外聚斂斗斛權衡出輕入重小民怨恨不敢聲言損陰德壞聲名者甚多也

揩臣曰僮僕買物欲有所染指則不得不多方朘削討人便宜豈知田野小民斗粟尺布入市營求一家日用賴焉我輩之僮僕要在其身上討便宜令其當面咨嗟背後談議惡名皆歸於主人大可慮也必宜嚴飭之庶無傷於陰騭無玷於聲名

彪曰紳宦最宜戒飭者閽人也閽人怠惰而貪一切來求見者不

分賢愚高下多索門錢不與則拒絶不通或稱主人方寢或稱正當食飯或稱適有嗔怒不便傳刺雖甚賢能之士及有正事相告者皆以無禮慢去致貽主人日後大憂甚可慮也此不但現任宜謹即鄉紳家居必宜頻頻以此戒飭

搢臣曰僕從不可隨主姓久之則彼迷其己姓而我亦瀆吾姓是使彼忘其祖而我亦瀆吾祖也蓋一舉而兩失矣又僕從衣履不可與主人相擬蓋名分體統所在不可不正

良僕往跡　周主父周大夫也自衛仕於周二年始歸其妻淫於鄰人恐主父覺鄰人憂之妻曰無憂也吾爲毒酒封以待之矣越數日主父至其妻曰君久勞苦於外吾置酒以待君久矣命婢取

酒進之婢心知其毒酒也私念進之則殺主父大不義言之又殺主母亦不仁因佯仆而覆酒主母大怒笞之旣而妻恐婢言因以他過欲殺婢以滅其口婢知將死終不言主父之弟察得其情具告主父主父驚乃免婢而笞殺其妻問婢曰汝知其事何以不言而反欲自害乎婢曰殺主母以自生吾何忍哉主父高其義將納以爲妾婢辭曰主母因我而死婢卽代之是無禮也人而無禮何以自立不願爲也主父乃以厚幣嫁之

基曰李善南陽李元蒼頭也建武中元一家皆死於疫惟存孤兒名續纔生旬日資產數萬諸僕勾連族惡共謀殺續而分其產善覺遂潛負續走山陽瑕邱界中哺養之推燥就濕備嘗艱難續雖

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必稟命然後行之續至十歲善與之歸鄉里理舊業告奸黨於縣以正法邑長鍾離意表善之忠義於朝拜太子舍人顯宗時以循良稱遷日南太守道過李元塚拜墓哭盡哀持鋤去草具鼎俎以祝泣呼曰君夫人善在此留數日乃去居官惠愛後官至叅議

基曰阿寄者淳安寡婦徐氏之僕也寡婦貧甚近親亦貧不堪依倚寄有才能自言可用乃策畫營生計寡婦悉毀去簪珥得金一十二兩與寄寄則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倍其悉謂寡婦曰主母勿憂家計總責在寄諒無誤也又二十年而置產數千金爲主母嫁三女婚兩子延師教讀皆輸粟入太學迨後阿寄病恐其二主以

家計致爭將田產資財均平配搭造成二冊付還二主曰以此遺兩郎君老奴報主之心盡矣言訖而終後主母夢寄爲名山土神

鏡人集曰趙鄰幾以職事死塞上家極貧三女皆幼家無田宅義僕趙延嗣者竭力營謀衣食以給之使已女與同寢處三女既長大足跡不入內室非正事未嘗與三女見後至京師訪三女之母舅謀嫁三女三女皆得嫁良人不至困苦

郭斌金人也元兵圍會州斌力戰不屈驅妻子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忍使絕嗣此其兒也幸哀而收之言畢復赴火中死元將測然爲保其孤

治家下

彪曰早眠早起其家未有不興盛者晏眠晏起其家未有不衰敗者凡人日間早起則早膳之前已可經營諸事較之晏起者一日如兩晝焉晏起之人於緊要之事每以日晏不及爲而中止百事廢弛皆由於此又早起之家諸僕不敢竊盜財物晚起則管理無人竊物甚便家多隙漏衰敗之根也且夜間久坐膏火之費繁多較早眠之家所費大異況人家不無僱工與使婢深夜易致淫邪早眠則可杜絶此尤不可不慮者也

措臣曰語云讀書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可見律典與經史並重平日慢不究心一旦遇有變故心胸擾亂措置失宜平常小過

而變極大之過者皆由平日不知律例故也。夫律旣有本條。又有新例。旋轉多端。知則化輕。不知則變重。苟不留心檢點。必且多蹈吿誡。今朝廷講鄉約。將律例帶入教人法甚美也。

搢臣曰。律例有易犯條欵。盡數摘出。與子弟閒時講解。則彼知世俗之所謂無傷者。皆法之所嚴禁者也。而凜然不敢輕犯。豈非教術之大端乎。

彪曰。人止知墳地有關吉凶。不知陽宅之美惡大關禍福也。後則分金木水火土之坐山。前則分金木水火土之堂局。層數分陰陽而與山局有合與背之分。間數分五行而與層數有生剋之辨。且當避忌者則有參差破碎歪斜缺射沖限也。開門作灶放水尤關

利害皆有至理存焉而人皆昧焉不知置之不講止憑禍福於陰地豈知陰陽二宅各半操權也

［正賭博善術］彪曰賭博喪失廉恥敗壞風俗且爲盜源爲官長者宜遍諭諸民凡賭博子弟兄弟不能禁者鄰里帮助禁之不能禁則檢舉於官鄰里不舉則與同罪此良法也

彪賭博說云天下害人之事多端而首莫如賭博能使品行回邪本業墮廢口出狠籍之言足踐污穢之地奴隸賤人亦與同坐而飲食比肩而呼盧雙親之訓誨不聽也即怒而搥胸頓足如不見焉妻妾之阻諫不入也即憂而嘻吁哭泣若不聞焉及其敗也華屋腴田珍玩服飾之類盡爲人有飢寒迫身而盜心起祖父之聲

名喪盡不顧也天下不肖之事至此已極而世人多趨慕之如蛾之逐焰者何也則以奸人誘人之巧墮其術而不知也今試以其術言之彼欲誘少年子弟也故爲巧言令色鞠躬傴僂以悅其心（奸術）少年子弟既不知其素行以爲謙抑長厚可以交遊中心喜之（痴愚）過其門必極款留茶畢之後繼以美膳逾時亦如是焉（奸術）少年子弟益喜之（痴愚）而禍根由此基矣未幾聚賭徒於家以嬉戲爲名使人迎之始而飲酒次以游戲之具開其端旋以賭具繼之（奸術）少年之興勃然不待强而樂爲之矣（痴愚）同夥之賭徒預先暗約一二人佯負一二人小勝（奸術）而專讓少年之子弟大勝餌之以十餘金或數十金明日亦如是後日復然（奸術）由是少年子弟貪心大熾以

爲致富之術莫捷於此志得意滿目中無賭徒矣痴愚賭徒以假骰子朋相攻擊奸術倏忽之間已負二三百金罄前勝者之所得不足償其三分之一甘心挪借償之或背地鬻產償之百方掩飾恐父母知也竭力彌縫恐兄弟妻妾聞也痴愚嗟乎當是時能告於父母親朋或償其半從此以後斷絕不爲猶爲大幸乃少年之子弟仍然癡夢未醒也謂我曾屢勝偶然負耳彼未嘗勝我未嘗負何足懼乎必欲反其所負而且勝之痴愚不知與我角技者其人皆暗相聯絡者也我以一人之耳目精神烏能敵數人之攻擊況乎彼所挾者假骰子窮年演習其收其放疾如風雨羽翼多人鬼神莫測我以生疎之手無羽翼無假具安能敵彼乎彼前數日讓我勝者

乃誘我也香餌也機穽也非眞也乃癡癡者終無悔悟欲翻前負而勝之宜乎愈翻愈輸而家從此破矣不甚可嘆息乎哉

彪曰人多描寫上眞之容或雕塑其像設位於家以表敬事之意欲邀福報而不知褻瀆之甚也怠惰之家四壁灰塵凡席污垢屋室狹小者穢污之物堆積於前或糞穢搬運而過之養雞豕者則禽獸觸犯焉奴婢衆多則言語呪詛嘈雜焉樓內住人者往來踐踏於上不能免也又或神廚之內或惡鼠藏匿遺屎遺溺於其中褻瀆之罪不堪言矣禍且難免焉能致福故上眞必不可設位於家也若心懷誠敬望空拜禮最得宜焉

彪曰古人云富不積薪此非有識者不能言也每見富人於薪賤

時多買而置之室中此有二弊一則易於起火二則火及此室因積薪既多不易熄勢必延燒四週甚可畏也爲富人者亦曾慮及此乎

彪曰凡器物約束整齊則雖多而不占方所室宇空几席淨然後易於作事若不加整理零星散漫觸手礙足或經觸撞必至毀傷及諸物充滿於几席之上卽有塵垢無從拂拭正人見之必嫌其不潔且笑其才短不能整理矣

彪曰諸凡器皿尙宜時時收拾至於書籍文章契劵較諸器皿關係尤大書劵一出笥卽宜入笥零星詩文一出隊卽思入隊當時卽入甚爲省力若此時怠惰不令歸笥散於幾上必多遺失或時

日稍久諸項夾雜欲尋一件則他件皆翻亂清理甚難必費心力工夫何如即時收拾之省力也此須用一勤字戒一怠字勉強行之可也然此即可觀人受用凡人有出有入有發有藏末後必有結果若止有出無收末後必無結果況此是省氣力法也

彪曰田地山塘必不可無家册此有家者之急務也每見怠惰與不明者雖廣積千百畝將開歸册號盡付之里書家竟不置底册及至子孫貧乏變賣之時罔知其田地之畝分號數不得已叩之里書里書云吾第管其總號耳君産既多今所賣之業係何號吾烏能辨之於是産已賣而號擱不開糧仍自辦者有之産鬻盡而空糧之在已戶者甚多不能完杜以至頻年比責終歲囹圄其苦

有無可告者矣。又嘗聞貧者云、吾家無寸土。而每歲有糧若干。終身受害不知何謂。吾曰、此汝祖宗不置家册產既賣。而册號未經除去仍留於己戶故也。貧者曰吾今不知田賣與何人。即欲推糧還彼而不可得。因嘆泣下。余教之曰、汝今雖無考據而今賣合汝還糧者。必有册號。汝第查其字號。有字號則有坐落之土名。既有土名將册號詢其故老知識。窮源根究。今係誰氏之業。即可得其號數矣。其人拜謝而去。噫、此有家者之急務。人奈何不加之意乎

虎曰。余見宋時舊屋凡三所。計其時則五六百餘年也。問其何以能久。有識者曰此勤於整蓋。不令其雨漏也。余親見屋之成。又即見其屋之壞者。凡十餘所。計其時、不過五六十年。問其何以速析

如此有識者曰緣居是室者不知屋之壞由於雨濕置之度外不爲整葺故也噫此淺近之事苟非有識者指點竟不知矣

搢臣云五穀之於人也重之至矣一日無之則病三日無之則死每見宦門富室輕賤五穀聽婢僕狼籍或傾棄溝厠剩餘腐爛此皆主母怠惰不入厨房檢點之過也屢見暴殄五穀之人後必飢寒困苦昔人云誰知盤中飡粒粒皆辛苦吾輩安逸而享之加以輕賤上天安肯温飽我之子孫乎

埴曰凡人治家一切田野園圃之物不能不爲人盜竊但不至太甚可耳慈胡先生曰先君嘗步至蔬園謂園丁曰吾蔬每爲人盜取何計防之園丁曰須拚一分與盜者乃可先君大是之嘆曰此

園丁吾之師也爾等不可不謹記

附錄　居家在山村僻靜之地須於周圍要害去處置立莊屋招樸實之人居之火燭賊盜可以急相救應宅之四圍如無溪流當爲池井以備火燭之救急凡犬夜吠盜未必至亦是盜來探試不可以爲他而不警未寐則當巡視已寐必當遽起如此則盜知畏懼而不爲此無益之舉夜間遇物有聲亦當迅速檢察切勿以爲鼠而不警　袁氏世範

人之居家井必有幹池必有欄深溪急流之處峭險高危之地機關觸動之物必有禁防不可令小兒狎而臨之脫有疏虞歸怨於人何及乎　同上

居家不得已而後與人爭又不得已而後與人訟彼稍服其不然則已之不必費財交結胥吏求以快意窮治其讐至於爭訟財産本無理而强求得理官吏貪繆或可如意寧不有愧於神明讐者不伏更相訐訟所費財物十倍於其所值况遇賢明有司安得以無理爲有理耶大抵人之所訟互有短長各言其長而掩其短有司不明則牽連不决或决而不盡其情胥吏得以受贓而弄法蔽者之所以破家也 有理而頗尚至破家無益况無理耶此平情之論保家之策三復斯言必無好訟之事 一同上

嘗見有餘之家當極盛時每一婚嫁喪葬輒費數千金數百金及至衰落遇有此事即數十金數金亦可敷衍發脫可見豐儉原在乎人未嘗有廹之者縱使豪華滿眼不過一瞬虛名有何實際姑

以一二事言之富貴之人器之可金者未始不可銀衣之可緞者未始不可紬寒素之家米之可精者未始不可粗酒之可濃者未始不可淡由此類推不獨蓄積有餘且為我生惜福 願體集

人家隆盛之時產業多不稅契雖當事未必遍查恐久之勢去子孫反受其累 同上

富貴家受貧賤人禮以為當然殊不知幾費設處而來即一箑音霎扇也一絲宜從厚速答 同上

人處家無數世親戚數世通家人往返周旋自是德衰福薄 日錄

朱子家範一曰妻妾無妒則家和二曰嫡庶無偏則家興三曰奴僕無縱則家尊四曰嫁娶無奢則家足五曰農桑無休則家溫六

曰賓祭無墮則家昌言行彙纂

陸象山先生嘗謂人家要有三聲讀書聲孩兒聲紡織聲蓋聞讀書聲覺聖賢在他口中在我耳中不覺神融聞孩兒聲或笑或泣俱自然籟動天鳴覺後來哀樂情致較此殊遠聞紡織聲則勤儉生涯一室兒女覺有豳風七月景象最可厭者婦女誶駡聲也惡也飲酒喧呶聲也狂也街巷談笑聲也謠也妖野歌唱聲也淫也與其聞此不若聆犬聲於夢夜聞雞聲於鳴晨令人有清曠之思同上

韓魏公正家格言

治家早起百物自然舒展縱樂夜歸凡事恐有疎虞服飾切勿奢

華作賤綾羅。飲食務從菲薄。免傷物命。一室同心。興隆有望。滿門和氣。福祉必臻。皇糧及時完納。省追呼之擾。産業勿圖方圓。息爭競之端。遠僧尼六婆。可免敗亂之風。近正人師友。自有模範之益。置器勿求精巧。凡事俱由古樸。用好銀平斗秤。果報有日。做邪戲聽淫詞。惑亂必生。量寬足以容衆。身先自能率人。勢交者近。勢敗則忘。財交者密。財盡則疎。教子嬰孩。質全而易化。訓婦初來。志一而可約。先人遺業。當思創始之艱。身自操家。須念守成不易。應世要愚巧隨時。居家須聾啞幾分。積玉積金。何如積陰得以耀後。傳子傳孫。貴乎傳清白以光前。於苦作福。其福最大。於福作罪。其罪不輕。拒下搬唆。骨肉不致傷疎。役人器使。任事必然周至。無舊俊

僕艷婢不辦戲具行頭妻雖賢不可使與外事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閨門行止不可少離父母幼婦舉動最忌玩景燒香豊祭祀尤宜薄自奉齋僧道不如飯房族攀援勢利休望扶持寂守孤寒終受榮華物物有命戒殺當堅人人有氣寬厚自福鄙嗇之極必生奢男厚德之至定産佳兒大婢早出亦當擇配得人豪奴急逐毋留放縱壞事讐結髮而偏好惡良心已喪豈能獨享喜貪得而作牛馬用意已迷焉能自逸每宴會不可作虐以酒令凡交接切勿犯人之所忌言行必誠必信孤寡宜恤宜矜作賤五穀非有奇禍必有奇窮愛惜字紙若不顯榮亦當延壽癡人畏婦賢女敬夫報應及念子孫則心平受享慮及災危則用約今生事前世因何

須怨懟後世因今生作不必遠求產女淹沒何等忍心害理逢人結拜不過貪謀要結離間骨肉陰譴必加顚倒是非鬼神所忌少者憫其志短老者惜其力衰廣置寵妾一生多有疾病不喜閒事終朝可以安逸家中毋畜猛犬天井多列水缸每聞紡績聲不聞婦人音家庭不可延妓畜少兒孫勿令遊手好閒戒酒後語忌食時嗔造橋修路功德浩大捨棺施茶陰隲無量寒天量力給衣荒年更宜捨粥速施乞化者便其多求訪還失物者濟其失陷住居擇其仁善之里嫁娶察其厚德之家寬嚴並濟義方中自有雍和教養失宜驕縱家必多忤逆勿以小善而不爲勿以小惡而不戒保養延壽死生不在命也挽回造化富貴豈在天乎

貽謀

總論　司馬溫公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為子孫長久之計

明太祖畫身所經歷戰伐危險經營勞苦之事為圖以示子孫因諭諸侍臣曰朕畫此圖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之艱難也起居注詹同等頓首曰陛下昭德垂訓莫切於此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觀覽庶有警也

曾三曰人生天地間當留不盡以貽子孫蓋留有餘於後人安能如意於今日楊瞻曰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

遺於子孫者不可不培。瞻乃楊襄毅公之父也

最樂篇曰、知子莫如父。年少時、觀其資性之利鈍、行事之謹肆、即可觀終身之賢不肖。倘賢、他日自能成立、何必多積財以遺之、而墮賢者之志也。倘不肖、他日必至敗壞、又何必多積財以遺之、而益其不肖之過也。縱不免蓄儲以爲憑藉之地、亦豈可妄求而取損德之殃。世有明見其子孫之不肖、不思修德以挽回天命、猶且妄營奸利以貽之、不知身歿之後、倏忽間而家貲已傾散、轉屬之他人矣。

薛文清公曰、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人不明諸此、往往違背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不知子孫若有富

貴之命。我雖無立錐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將自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嘗觀衛青、呂蒙正諸公。咸以極貧極賤致位將相。何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也。然則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者。惑之甚也。

漢疏廣致仕歸。鄉里咸勸其爲子孫立產業。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吾舊時稍有田宅。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足矣。今復增益務使贏餘。是教子孫怠惰也。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況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葉南巖居官廉介宦橐蕭然其子孫因此勤儉積學家計裕而有聲名巖既老諭諸子曰使我居官多積今日兒輩競爲安逸計矣寧肯勤苦自立乎爾輩今得溫飽者正以無可憑藉不得不勤力自勉爾此吾貽謀之善人所不及知者也

涑源曰房彥謙爲涇陽令所得俸祿皆以周恤親友囊無餘錢怡然自得嘗謂其子元齡曰人皆求祿富我獨喜官貧所志者貽子孫以淸白爾

繼嗣之法　彪曰嘗見無子之人身沒之後毋論繼嗣未定者致爭卽繼嗣已定者亦爭甚有類年結訟至財產耗盡而後已是皆不能善處之過也彪嘗以意設爲之法如立應繼者理之正也然

毛西河曰、繼立一欵所係重大。承繼本派、則靈爽來享。承繼外族、則靈爽不得來享。何則、以非同類也。魯襄公六年、春秋書曰、莒滅鄫。（莒鄫皆國名）公羊傳曰、本年莒並未嘗滅鄫也。而孔子云滅鄫者何也。鄫國夫人無子、不取本宗承繼。襄公六年、取莒國之外甥以爲後、承鄫之祭祀。是主祭祀者、乃莒之子孫。則來歆享者、乃莒之先靈、非鄫之祖考也。而鄫之血食絕矣。故謂之莒滅鄫也。此孔子垂戒萬世之精義也。禮書雜記云、婦有喪夫、無親堂姪、前此未嘗繼後者、則當倩夫家五服內之近親暫主喪事。若又無有、則倩鄰家之子暫主之。若鄰家無有、則倩里尹暫主之。（倩即央說之意、里尹者即今之里長也）婦之內姪與女之外甥、必不可使與於喪事。此何以故、蓋婦人無

識多厚於私親而薄於夫家。每欲以母家兄弟之子與女之外甥爲嗣。因夫喪無子。每擅令內姪與外甥承值香旛以圖承繼不知承繼非本宗則本宗之祖宗必不來享祀是斬絕先人之祀矣是以則天武后欲立武氏內姪爲後史謂其欲覆唐室而狄梁公挽回終止其事謂之派復唐室後周郭氏繼柴后之內姪爲嗣史謂其不待失國於趙宋而當其繼柴氏國祚已亡近世愚昏之婦無子者每欲承繼外甥與內姪爲後而性格驕悍丈夫不能禁五服內親與合族之長必不可不再三曉諭之以匡救其誤也

分析貴有法　揩臣曰人家分析不宜太早。又不宜太遲。太早恐少年浮蕩反爲濟敗之具。若太遲則其中人情不一。一切日用衣

服飲食人人要佳稍不遂意皆懷不滿之心稍有低昂則比例陳情無所不至公衆之物全不顧惜任其毀壞正經要務漠然不管盡委之奴僕任其暗竊亦不隄防如此弊端難以枚舉爲父母者酌量各房人口多寡每年給以衣食之資令其自爨庶知物力艱難錢穀不易非獨惜財亦且惜福再度子弟財幹者量付資本與之營運以資家用此不分中之小分也得諸子老成歷練然後再分卽分亦當存留三分之一以爲娛老之資君盡舉而惜之合之輪養或有不賢之媳當供不具應有說無往往父子致生嫌隙既有存留之物不特老景可娛且使子孫有覬望之心或可勉强承順此居家善處之法慈孝兩全之道也但既分之後子孫未必人

人成立其中倘有升沉不一者亦可於此中籌佐助之方耳

彪曰家長分析必宜如法不論子之多寡與家計之厚薄總宜於十分之中留一分以爲祭祀之用留二分以爲養老喪葬之用然後將資產分析而長子長孫稍加厚存重嫡之意也至於正側並有子者其理又異如正配子多於側室者則將財產照股分之若正配一子側室二子則正六側四分之若側室子多則正三側七分之而長子稍加厚焉如此則宗支不淆名分正而無辭以起爭端矣其正續並有子者宜倣此酌行之或曰長子加厚亦有義乎余曰春冠四時元冠四德長子代父長子主祭諸子不得私自祭長子反服期年諸子惟五月皆此義也

彪曰、人家雖分析。然有不宜盡分之屋室。如正廳是也。此爲公守。宜時加修葺。倘漏濕者不葺。破壞者不修。雖美大之室。不數年而坍塌矣。然公衆之產。誰能獨出己資葺治乎。倘爲祖父者。不耑設公產。令子孫收其租息。以爲整治之資。勢必彼此相推。置之度外。其屋室者。至傾頹者鮮矣。有志貽謀者。宜當念及此也。

遺囑貴早而公平。　君載曰、祖父若慮子孫爭訟。必貴預爲遺囑之文。苟因循不決。一旦病篤。心中了然。而口不能言。手不能動。卽欲令人代寫。亦不能矣。治家之人。當於康健之日。及早圖之。

基曰、遺囑之文。皆賢明之人。爲身後之慮。然亦須公平。乃可以保家。如刼於悍妻黠妾。迷於後妻愛子。中有偏曲厚薄。不近人情之

語皆足召後日爭鬬之端也

附錄　李義峯訓後錄公諱扳四川嘉定府犍爲人由扳貢出身朝考內教習乾隆甲子科中北闈鄉試幸未進士後歷湖北荆宜施道其子元模庚子辛丑聯捷華陽丙午與人彭振先得與模公交特識之因口受修附錄焉

其重門石壁鐫深一指

祖德盤根久家聲世胄長箕裘非易紹弓冶豈隨常以此勗兒輩
立身當自強淸修君子業濁亂小人疆澄心先夙夜措履叶安詳
性天勤顧諟器識濶汪洋親師并擇友黽勉事靑緗研窮眞義理
洗濯俗心腸成已與成物爲吾稅駕鄉最忌懷齷齪多爲俗事忙
人無遠到志出乏濟時方一味躭安逸了此醉夢場浮生空碌碌

何以留芬芳木尚有時秀草亦有時香人爲萬物貴豈無尺寸長

而乃甘惰廢動爲時命傷縱有好時命惰廢轉成殃何如早覺悟

努力向康莊雞鳴須起舞慷慨更激昂故眼乾坤大風雷思奮揚

爲霖濟時旱巨川作葦航寶玉連城價明珠徹月光潛見安危係

焉往而不臧存之永無斁百世定蕃昌

其鐫對云　清忠報國　勤儉持家　其扁語　寬厚忍讓

室產

搢臣曰、土木之工不易興也。從來古費千金加倍尚不能卒事。故不可輕易妄動以致破家也。若萬不可已亦不可聽木工主張雕刻花草、惟細柱小梁樸素雅淨易於成就不至大費斯可耳

彪曰未造屋之時匠者惟恐主人憚費而不為則必縮小其費用、主人聽其偽言以為力量可辦銳意為之及至半途欠缺數倍勢不可止或舉債以圖成又不能就則必停擱以廢前功甚至破家者多矣。凡起造屋宇必須數年之前預營木石積漸為之雖工雇之費亦不取辦於倉卒庶屋成而家不壞

彪曰屋務適觀枋桁板壁出線工夫既多即有溢額之費至於雕

花之屋浮費益多且越禮犯分居之不安日後必行別賣歷觀往跡無不然也

彪曰凡欲造屋基地狹者不可廣大其堂室宜多留餘地傍建側室以安置灶與碓磨欄厠及用人棲息之所庶幾得用不然廳堂雖大竟成無用之屋矣

彪曰富貴雖盛必不可造大屋者其理有五富貴榮華互相循環必非一家獨享富貴之子孫命多貧窮且奢侈習慣飲食衣服不能淡泊一日之用等於常人十日又安坐而食不能生息所居之屋不但不能大修大整即一柱一楹排瓦整漏亦且無貲自度不可久居勢不得不轉鬻於人一也爲大廳堂必須轎傘字畫棹椅

羅列方能稱副旣已貧窮無有羅列居之者自覺寂寞悽凉大不相稱勢又不得不轉鬻於人以覓相稱小屋爲棲止計二也造三罷大屋三四層之費過於中屋十數層與其費多而得屋少不若費省而得屋多反足爲子孫永遠之計且官爵雖大本分之俸祿亦不甚多不過僅能少置田產爲子孫世守之計及爲祖宗祭祀之產而已欲造大屋勢必格外營求以取奸利造成大屋旣傷天理子孫焉能永享三也且陽宅有宜有忌正屋旣高大餘屋必宜相稱倘餘屋低小形勢氣概不敵子孫居餘屋者日見衰微五也有此五不可而富貴之人必欲蹈之所謂圖目前之適意而遺子孫以禍患者也

彪曰、屋室之大小。前後之次序。惟古制合宜。今制未善也。禮記云凡爲宮室必辨內外。男僕居外。女婢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令入。女不令出。觀此則古人造屋。前面必有小屋一層或二層。而廳堂寢室在三四層。則內外之界整齊。而致用亦便利。今制不然。俱以門樓爲首廳堂繼之。不但前無餘屋并後亦無餘屋。大不適用。此皆治家人宜知者也。

基曰、宋丞相陳秀公治第於潤州。極其閎壯。池塘亭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惟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居不得者謂屋太大。平常之人居之不相稱也。修不得者屋大非大費錢財不能修也。賣不得者謂屋大人無敢受也。

李文靖公沆所居廳宇堂屋俱甚隘家人每勸治第未嘗答其弟諱維亦屢言之公曰此爲宰相之第宅誠隘爲平常紳士之第宅則已寬矣屋室當傳之子孫若改從寬大子孫未必爲宰相居之不相宜也今吾身食厚祿橐資亦可治第但念世界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减後人之福吾甚樂此不須更造范文正公有退志子孫請治於宅於洛陽以爲逸老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我今年踰六十來日無幾乃謀治第宅營園圃顧何時而居乎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不得遊吾借遊之誰阻吾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賙宗族之貧乏若曹遵吾言毋以爲慮 彪集

明太祖一日還宮諸王咸隨而入侍因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臺館榭爲遊觀之所今但使內侍種蔬以供日用誠不忍傷民財以困民耳商紂崇飾宮室而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朕深以爲戒漢文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朕敬而法之夫奢儉不同治亂懸絕爾等宜再三思之

洪武初議立宮闕上謂侍臣曰昔堯之時茅茨土階桷椽不琢可謂樸陋矣然千載之下頌君德者必以堯爲首後世竟爲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翫欲心一縱亂由是起朕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窮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有言瑞州文石可以甃地者上曰爾不以節儉之道事朕

乃專朕以侈麗乎

麟趾曰人家造屋太大者必凶昔智襄子爲美室士茁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凡置田地房屋不宜急驟須訪來歷明白然後受之試言其故或母孀而子不肖聽信奸人誆誘而賣者或無子之產非應承繼之人賣者或相持之產未有歸着者或與勢豪爭衡知力不敵而來投獻者皆能致日后是非官訟也至於墳塋中之木石與先賢祠廟基址尤宜愼重不可受也 彪集

搢臣云置產文契最當詳細斟酌不可草草忽略使有隙竇貽他日官訟也

君載曰貧富無定勢田產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買產之家當知此理不可苦抑其價人之賣產或因缺食或因負債或因疾病死喪或因婚姻爭訟有若干之用則鬻若干之產若買產之家即還其價猶濟於用爲富不仁之人知其需用之急陽拒而陰鈎之以減其價既成契姑還其價之半躭延月日辭以未辦或以貨物高價擡償而出產之家所得零星隨即耗散向之待此以辦其事者今皆不能復辦矣賣產者之可憐可憫如此彼富貴之家方自喜以爲善謀不知天道好還近則及身而賣遠則必在子孫斷無爽也

詩曰閒坐村庄景色幽前人田地後人收後人收得莫歡喜還有

收入在後頭此即俗語所謂千年田地八百主之理也

古人云鄰近便利之產或甚欲之而適欲賣於我此幸也宜增其價不可因無人敢買而欲低折其價使人深恨大傷陰隲愼勿爲之

君載曰貪併之家見富家子弟不肖乘其有急故將錢强借之且設酒食以媚悅其意既借之後歷數年不索償待其息多又設酒食以誘之使之轉劵併息爲本數年之後不費錢而產爲彼有矣噫以若所爲產雖得矣必不久也